

之用藥參苓其善者也烏附其惡者也欲養生固以參苓爲善烏附爲惡矣如疾非烏附不可而用之要亦以權用而終不謂善也譬之使人信義其善者也貪詐其惡者也當平世固以信義爲善貪詐爲惡矣如勢非貪詐不行而使之以權使而終疑其心也故能明乎格物誠意之學則必知善惡之所在而區以別之栽培傾覆一循其自然之理人官物曲各中其當然之則極而裁成輔相參贊彌綸自此而馴致之矣當斯時也好惡不作於思惟善惡咸歸吾陶冶無所謂錯亦無所謂不錯神化融於無迹而天地與之同流此蓋至誠盡性之極功而非下學者所可驟而語者也彼陽明之空曠佛氏之邪淫窺其似爾窺其似而昌言之幾何而不爲賊道之尤哉

今按誠意正心之二章程朱之解甚有益於學者誠意者正心之用也心者因意發動々々不誠則心不正而身不修故以誠意爲要也誠者真實也心所知善惡固有而及其發意必違焉是心雖知意有未實也不謂善其意而謂誠其意是以誠字爲意之戒也直善惡者心之自然而意之非所不能也自欺者知之有未致也勿禁止之辭而學者之教戒也雖知其端未實地一故有取欺也如惡々々臭如好々々色是真實而內外一般也凡今日日用之間如此而自謙々々者程子曰無不足是也慎獨者不因人不因外慎自己能知之地也慎其自知之地則無自欺也

慎獨則不自欺々々々々則自謙而不愧屋漏也雖小人亦有天理故有揜不善著善之心上然內外別表裏差而皆自欺也君子誠其意無所怍愧故心廣體胖也是自謙之效也此章以自謙自謙爲誠意之本以小人君子之貌爲誠意之效也

又曰心者七情之本七情者心之用也用不得正則心不正論體必以用故謂正心以四者一也有所者心之所泥也得者得當然之理也得字所字甚有意味也意曰誠心曰正誠以勿自欺是繫萬事也正以四者是謂七情也七情者用之本誠意者用之用體用一致而身始修也故誠意正心者別而一々而別也今力行之初章以誠意正心爲要學者之尤所可慎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下以勝私欲而復於禮上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甚速以二日一言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々克己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

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一事之事其有備有備無患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機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以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一定要克勝得他克己亦別無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忘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曰所下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箴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三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下有規矩可以憑據上有君臣便有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父子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

又曰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爲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禮非是二物

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

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只是發動方用克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缺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々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是精處

又曰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又曰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々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

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日是待克己了方去復體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己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

又曰克己便要復禮但克己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矣然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一齊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不能如齊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

又曰克己復禮則事々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又曰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一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

又曰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凡天下皆圍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我闕同意

又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甚非禮處也須下用淨盡截斷了上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

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又曰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自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

又曰顏子克己如紅炉一點雪

程伊川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上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々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却載程子語天下歸仁謂事々皆仁恰似兩般朱子曰惟其事々皆仁所以天下歸仁又曰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問克己復禮則事々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々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々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々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

又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一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而根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

顏淵事三斯語一所以進於聖人及之意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慶源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卿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而為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為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捉處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遷矣

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尤在先為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末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則到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己即制之於外復禮即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己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末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

可謂之仁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不容其力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朱子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又曰物至則智足以知之而有二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

又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下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下就心上說上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下就性上說上

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也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為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為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下移為視箴用上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為先聽次之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雲峯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

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上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爾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書曰惟口出好興戎蔡氏傳曰好善也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

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下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就如何去接物件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件出悖則來違又曰言箴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件間却說得周備

慶源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篇開要處又曰門之闔關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又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逆出者乃煩中之失也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又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已肆而物件內不專故出悖而來違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

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低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又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

又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又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

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

言下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

微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一毫之或蔽私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之妙用割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為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思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勿為心也真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勿聽戒謹以存養也觀下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上可見所以防其外入而動於內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觀下人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於思守之於為之語上可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雖甚微而在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己能警省於言動則此仁之大用豁然中節矣

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又曰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々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

治又曰跛倚踞傲來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

朱子曰克己之己未下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氏克己銘極口稱揚遂以為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自修之事未說著外在曰須是恁地思之

雲峯胡氏曰能克己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己性質之偏是德勝氣集注克己說人欲未會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之

雲峰胡氏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

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己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略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

王之  
 王陽明曰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為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陽明曰且說汝有為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為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為得箇軀殼的己不為己的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會離著軀殼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為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己陽明日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為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為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為着耳目口鼻四肢汝終日向外馳求為名為利這都是為著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為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聖發在目便

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為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箇真己便須常常保着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觀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此所謂克己即是無我也曰以克己作無我於仁最親切矣但非禮勿視聽言動說不去此四者何如是我而天地萬物一體乎曰視聽言動吾人與天下相接只此四者而已四者非禮便是有我之私非禮勿視聽其視聽者以天下之公也非禮勿言動其言動者以天下之公也此正是大公而無我天地萬物都為一體矣不謂之仁而何哉  
 鄒東廓曰克己復禮即修己以敬禮者天理自然之中也非禮者其過不及也顏子請問其目故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之視聽言動己之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修己之目也除却視聽言動更無己矣禮也者己之所本有也故曰復非禮者己之所本無也故曰勿今以非禮為己之私則可以己為私欲則不可有為己之志方能克己正是修己一個塗轍故身外無道己外無禮歷稽古訓曰為己曰正己曰求諸己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未有以己為私欲者上問仁本章三言己字曰為仁由己正指己為用力處在易復卦以不遠復歸顏氏子而象之詞曰以修身

也修身克己自是明證離日用而求本心二氏也此其於視聽言動不相蒙矣離本心而求日用世儒也此其於視聽言動徒致飾矣故二氏淪於虛而世儒失之支苟非其心禮何從生顏子心齋坐忘近於離應迹以求本心者上故夫子指視聽言動達此心之條理是即自然之生機此內外合一之學又曰克己到事上用工夫方能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沈覺齋

曰克己復禮正是無欲工夫克己而後能忘己直下克己連身無有與物同體何處着欲々從

何生故曰忘身斯能修身則仁體復矣仁體復則天下皆歸吾仁愛之中就是八荒皆在我闡意天下皆於其仁亦在其中非以效言也聖賢皆是爲己之學重工夫不重效驗視聽言動己

也未可以己爲欲克己之己即是由己之己本非二義東廓先生一說亦妙克是修治之義克己猶云修己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修己之也非禮非外也一念妄動謂之非禮妄復則無妄

是之謂復禮而仁在其中矣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吾仁所謂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與堯舜文武合道而學孔子之道在是矣一說勿猶

言弗也與愛之能勿字同義

羅近溪 曰問顏子復禮之復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己者何也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即己也中

行而知即禮也惟獨而自則聚天地萬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己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己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復也故觀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充周也

觀爲仁由己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己而健行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說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又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似得顏子此段精神象山解克己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己去

己私漢儒皆作此訓今遽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己之己亦克己己字也如何作得

做去明德去中峻德耶況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々以自知渾然

是己之能與勝處難說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箇非禮非禮不

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也視孰爲視聽孰爲聽

言動孰爲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

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

見正意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脈只說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決難語仁故爲

仁由己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曰性善今以己私來對性善可能

合否又曰問孔子以復禮答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求仁矣乎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

修教要錄 卷之六

四〇一



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生々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易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涵育其中一知見云爲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顯亮心思知慧豁然開發真是黃中通理而寒穀春回此個幾括即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爲仁由己也如何方是仁辨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是近日講義所云某看却又不如此心公理得然又不如此全體不息也有問之者曰此皆費力搥不如下聖人自解曰仁者人也何等簡便何等明快予曰子謂仁者人也果如語是個人即是個仁耶此却枯淡無味猶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說克己復禮只己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說己所不欲亦己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溥天溥地是一個仁理生生便渾天渾地合成一個天々的人而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前在會亦數十輩人々共聽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也人々共看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々心中記憶吟哦許多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己仁者人也豈不真名言也哉

申甫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己私未克便與天地萬物隔絕是彼自我自我不歸吾一體也如吾身中血氣不到所在便是麻木死肉不知痛癢是不歸吾仁也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

正好體味仁者生理生之所在便有愛底意思吾人渾天渾地渾人渾物做一大身到克己日則宇宙民物莫非吾生意之所及精神血脈流通貫徹豈不渾々全々歸吾仁內如吾身中從頭至踵本無一處不知痛癢偶有一處風硬搔不癢刺不痛到今日死肉復更血氣周流便無間隔便知痛癢是歸吾仁也又曰仁者生意桃仁杏仁謂之仁者以其能生也此仁在桃核杏核之中許多生意氣藏在裏面人到克己了一天下皆歸吾仁更不隔絕在外頭矣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歸仁是歸在心裡模樣薰々蒸々一團生意中更不走作如此看來凡天地萬物之理收在生々中凡天地萬物之氣亦收在生々中無一處不相關輳聯合所謂心之德愛之理皆可見矣仁者渾言之而渾然之中自然條理則曰禮兵家戰勝之謂克歸地之謂復克了寇賊自復了土地又曰請問其目是問克己由己條目禮渾然一而已無多條件已便有許多己故顏子問下所切要當克治者何件上若顏子不爲己上多件夫子大旨已明何消問了此節重視聽言動不重非禮勿上蓋言所謂克己者即此己也由己亦由此己也若非禮勿即前克己工夫已說明矣不消更說又曰克己者無以有己也把這己心斬斷了既曰克己而又曰由己何也克己亦從己上做也此形骸之己一轉頭便是真己人心一化便是道心非人心外討箇道心也非形骸外討箇真己也耳目口鼻豈不是形骸之己能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此耳目口體者渾是天理融成與血

囊肉袋不同名曰真不過必須去丁刀拔丁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下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求是編曰能視聽言動者氣也非心也非心則非性也陽明乃以這箇便是性是以氣論性如告子之說矣然朱子有言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之執捉若是執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陽明垂覺恐人把朱子之說來破他遂說這箇便是天理便謂之仁這箇便是真己這箇真己便是軀殼的主宰則是以形下之氣說做形而上的一去了是段本論克己爲仁而發既以此爲形而上之天理則信目所視皆爲正視信耳所聽皆爲正聽信口所言皆爲正言信四體所動皆爲正動自無下執刀胡亂殺人之事矣自無一毫非禮之萌動矣凡世之不矜不聲不瘖不痿痺而稍能視聽言動之人皆可謂之仁矣何必克己復禮然後爲仁乎所謂雖常々保守戒謹不觀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一些者上保守箇恁虧損箇恁乎既無刀割安用其去既無針刺安用其拔既無其己安用其克真己之己天理也克己之己非禮也所謂認賊作子者正爲其誤認非禮之己爲真己也能視聽言動的既便是性便是天理便是仁而謂之真己何緣生出賊來既是有賊生出則能視聽言動的可見只是箇氣不可言便是性便是天理便是仁而爲真己矣陽明議論前後錯戾如此蓋實見得者雖縱橫反覆多至數千萬言參差

難看而實如繩貫如碁局一條理井然彼此相照若以聰明意見揣摩而言之雖十分裝裹得好終未免出手露脚被人看破矣且如能視聽言動的本形下之氣他却喚做理性與仁本形上之理他却喚做氣是理氣兩無所當也豈以陽明而不察乎此蓋他把心看做箇空々洞々把捉不定的物事在面前相似故不分理氣不別內外不考同異不問是錯凡能知覺運用鼓舞發揮處皆喚做心之精神妙用自秘以爲得力處然却不如此乃禪家的使下機關善賣弄自私自利上終不可入堯舜之道者也且真己二字亦下得不真是真字對假字而言纔說真時便知有假在能以能視聽言動的一作真則是以軀殼的一作假夫軀殼者粗迹也能視聽言動者良能也皆天之所與我者果孰爲真而孰爲假乎看來惟孟子說大體小體荀子說天君天官自是穩當然則性與氣何別曰性字從心從生則是能生其心者性也若能視聽言動的是一是生其身者非性也氣也性氣由身心而別但究其極凡生皆屬氣性亦不可不謂之氣也此未易言

今案顏子問仁者本心之全德聖學之的意也凡人心之德皆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人舊染之污多故爲仁者必入力一志而克私欲安天理之本然而復於禮是爲仁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其效甚速而至大也故天下歸仁也爲仁者不由人之力唯在己耳矣仁者心之德也顏子問仁夫子以爲仁答之雖知仁之理不爲仁則不仁者也爲仁之道以克己復禮爲用克己

復禮則其效及天下然為仁在己之志與力也聖人論顏子至矣盡矣或曰克己則復禮々々則克己聖人何以克己與復禮為仁哉曰克己與復禮並言是聖學之要也克己則復禮是異端之虛遠也復禮則克己是小儒之固陋也凡仁者心之全德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天理到有節文而本末體用全備故克己者謂勝下去蔽天理之私欲復禮者勝去私欲而天理已明作用各節文而不紊次序不失準則而天理之品節成就就是聖學之始終也雖克己不復禮則克己亦虛辭也克己則天理之本然全而復禮則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

又曰顏子問夫子之言請問其條目克己復禮者聖人舉其大綱而示之也顏子問其目是聖學師資之用也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答之其辭下而其用甚切也克己復禮之工夫更不在虛遠唯日用之間也日用之間以勝私為用然私之用舉而無其目則無到之道非禮者私之所發也視聽言動者心之所寓也勿者與克字相對凡為仁者因視聽言動而禁止其非禮則天理流行矣非禮者萬邪之始而日用動靜之間不當理之謂也能克非禮則克己復禮也

或曰克己則心正心正則視聽言動各正夫子唯謂其下學仁者克己而已曰是異端之說而非聖人之學克己之工夫如何用力乎正心在克己而克己在視聽言動之正也措此四者別用力者異端之甘心也學者日用之間耳豈啻空理乎

或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言效速而勵學者乎曰克己復禮者學之始終大成也兩全則其政不闕故天下歸仁也聖人豈以下無根蒂之辭上乎

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濂溪周子曰君子乾々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

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重乾相繼故九三曰君子終日乾々言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二必懲創之溺於慾象澤之深一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

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乾々不息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三卦一合言之

又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々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程明道謂張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充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程伊川曰修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怒故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又曰語云根也慾焉得剛甚哉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也而弗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反故目欲色耳欲聲以至下鼻之於レ香口之於レ味四支之於レ安佚皆然此皆有以使レ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者莫貴於思唯思而能窒慾曾子三省窒慾之道也

又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思叔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耻

又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難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

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上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上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

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君子役物已下明道之言

龜山楊氏曰九思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以

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云令人氣湧如山慾如汗澤然其中穢濁解汗染人故窒慾如填壑懲忿如摧山又曰向見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日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下變化氣質法

益之象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明道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過則喜又曰予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方知因果未也建安葉氏曰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不勉也

伊川曰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莫大於是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智爲悔也朱子曰悔字難說既不可下常存在中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

道理曰不<sub>レ</sub>得<sub>レ</sub>不<sub>レ</sub>悔但不<sub>レ</sub>可<sub>レ</sub>留滯<sub>一</sub>既做<sub>二</sub>錯此事<sub>一</sub>他時更遇<sub>二</sub>此事<sub>一</sub>或與<sub>二</sub>此事<sub>一</sub>相類便須<sub>二</sub>懲戒<sub>一</sub>不<sub>レ</sub>可<sub>レ</sub>再做錯了<sub>一</sub>

新安王氏 曰遷<sub>レ</sub>善改<sub>レ</sub>過益莫<sub>レ</sub>大<sub>レ</sub>焉

上蔡謝氏與<sub>二</sub>伊川<sub>一</sub>別一年往見<sub>レ</sub>之先生曰做<sub>二</sub>得甚工夫<sub>一</sub>謝曰只去<sub>二</sub>得箇<sub>レ</sub>字<sub>一</sub>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sub>二</sub>這裏<sub>一</sub>若按<sub>二</sub>伏得<sub>レ</sub>這箇<sub>レ</sub>罪過<sub>一</sub>方有<sub>二</sub>向進處<sub>一</sub>先生點頭語<sub>レ</sub>在<sub>レ</sub>坐曰此人爲<sub>レ</sub>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定公問上蔡<sub>レ</sub>字罪過何故恁<sub>レ</sub>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便夸<sub>二</sub>耀<sub>一</sub>別人耳目<sub>一</sub>渾不<sub>レ</sub>關<sub>二</sub>自家受用事<sub>一</sub>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sub>二</sub>人前<sub>一</sub>喫只蔬食菜羹却去<sub>二</sub>房裏<sub>一</sub>喫爲<sub>レ</sub>甚恁地朱子曰遷<sub>レ</sub>善當<sub>レ</sub>如<sub>二</sub>風之速<sub>一</sub>改<sub>レ</sub>過當<sub>レ</sub>如<sub>二</sub>雷之猛<sub>一</sub>問遷<sub>レ</sub>善便是攻<sub>レ</sub>過否曰不然遷<sub>レ</sub>善字輕改<sub>レ</sub>過字重遷<sub>レ</sub>善如<sub>二</sub>滲淡之物<sub>一</sub>要<sub>レ</sub>使<sub>レ</sub>之白改<sub>レ</sub>過如<sub>二</sub>黑之物<sub>一</sub>要<sub>レ</sub>使<sub>レ</sub>之白用力自是不<sub>レ</sub>同遷<sub>レ</sub>善者但見<sub>二</sub>人做<sub>レ</sub>得一事<sub>一</sub>強<sub>二</sub>我心<sub>一</sub>有<sub>レ</sub>所未<sub>レ</sub>安即便遷<sub>レ</sub>之若<sub>レ</sub>改<sub>レ</sub>過須<sub>二</sub>是大段勇猛<sub>一</sub>始得<sub>一</sub>

勉齋黃氏 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sub>レ</sub>取<sub>二</sub>於懲<sub>一</sub>忿窒<sub>二</sub>慾遷<sub>一</sub>善改<sub>レ</sub>過何哉正<sub>レ</sub>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sub>レ</sub>家治<sub>レ</sub>國平<sub>二</sub>天下<sub>一</sub>之本也古之學者無<sub>二</sub>一念不<sub>レ</sub>在<sub>二</sub>身心之中<sub>一</sub>後之學者無<sub>二</sub>一念不<sub>レ</sub>在<sub>二</sub>身心之外<sub>一</sub>此賢愚所<sub>二</sub>由分<sub>一</sub>而聖人之所<sub>二</sub>以爲<sub>二</sub>深戒<sub>一</sub>也

復之初九曰不<sub>レ</sub>遠復無<sub>レ</sub>祇 悔元吉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sub>レ</sub>嘗不<sub>レ</sub>知知<sub>レ</sub>之未<sub>レ</sub>嘗

復行也

伊川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sub>二</sub>反善之義<sub>一</sub>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sub>レ</sub>遠而復也失而後有<sub>レ</sub>復不<sub>レ</sub>失則何復之有唯失<sub>レ</sub>之不<sub>レ</sub>遠而復則不<sub>レ</sub>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顏子無<sub>レ</sub>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sub>レ</sub>祇悔也過既未<sub>レ</sub>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sub>レ</sub>能<sub>レ</sub>不<sub>レ</sub>勉而中所欲不<sub>レ</sub>踰<sub>レ</sub>矩是有<sub>レ</sub>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sub>レ</sub>嘗不<sub>レ</sub>知既知未<sub>レ</sub>嘗不<sub>レ</sub>據改<sub>レ</sub>故不<sub>レ</sub>至於悔乃不<sub>レ</sub>遠復也學問之道無<sub>レ</sub>他也唯其知<sub>二</sub>不善<sub>一</sub>則速改<sub>レ</sub>以從<sub>レ</sub>善而已

又曰如<sub>二</sub>顏氏地位<sub>一</sub>豈有<sub>二</sub>不善<sub>一</sub>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sub>二</sub>差失<sub>一</sub>才差失便能知<sub>レ</sub>之知<sub>レ</sub>之便更不<sub>レ</sub>萌作<sub>二</sub>顏子大率與<sub>二</sub>聖人<sub>一</sub>皆同只這便有<sub>二</sub>分別<sub>一</sub>若無<sub>レ</sub>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

邵氏曰言<sub>二</sub>之于口<sub>一</sub>不<sub>レ</sub>若<sub>レ</sub>行<sub>二</sub>之于身<sub>一</sub>行<sub>二</sub>之于身<sub>一</sub>不<sub>レ</sub>若<sub>レ</sub>盡<sub>二</sub>之于心<sub>一</sub>言<sub>二</sub>之于口<sub>一</sub>人得<sub>レ</sub>而聞<sub>レ</sub>之行<sub>二</sub>之于身<sub>一</sub>人得<sub>レ</sub>而見<sub>レ</sub>之盡<sub>二</sub>之于心<sub>一</sub>神得<sub>レ</sub>而知<sub>レ</sub>之人之聰明猶不<sub>レ</sub>可<sub>レ</sub>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sub>レ</sub>愧<sub>二</sub>于口<sub>一</sub>不<sub>レ</sub>若<sub>レ</sub>無<sub>レ</sub>愧<sub>二</sub>于身<sub>一</sub>無<sub>レ</sub>愧<sub>二</sub>于身<sub>一</sub>不<sub>レ</sub>若<sub>レ</sub>無<sub>レ</sub>愧<sub>二</sub>于心<sub>一</sub>無<sub>レ</sub>口過<sub>一</sub>易無<sub>レ</sub>身過<sub>一</sub>難無<sub>レ</sub>身過<sub>一</sub>易無<sub>レ</sub>心過<sub>一</sub>難

橫渠張子曰知<sub>二</sub>不善<sub>一</sub>未<sub>レ</sub>嘗復行<sub>二</sub>不<sub>レ</sub>貳<sub>一</sub>過也  
朱子曰屏山先生病時熹以<sub>二</sub>童子<sub>一</sub>侍疾一日請<sub>二</sub>問平昔入<sub>レ</sub>道次第<sub>一</sub>先生欣然告曰吾於<sub>レ</sub>易得<sub>二</sub>入<sub>レ</sub>德之門<sub>一</sub>焉所謂不<sub>レ</sub>遠復者乃吾之<sub>二</sub>三字<sub>一</sub>符也汝尙勉<sub>レ</sub>之又曰今人只知<sub>レ</sub>顏子知<sub>レ</sub>之未<sub>レ</sub>嘗復行<sub>一</sub>爲<sub>二</sub>難殊不<sub>レ</sub>知

有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三道知得這道理及事到三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去前所不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會知有三不善未嘗不知知々々之未嘗復行一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一纖芥必見

南軒張氏曰夫習之有斷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間斷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為微而忽焉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求改則明日茲念重生矣積而熟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必覺々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疎時習之功專以至於德以凝道顏子之不貳一絕不復生也故名吾室曰不貳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母史記作無

程子曰敬即是禮無己可克始則須絕四真西山曰絕四者克己之事能敬則禮復矣故曰無己可克

有入說無心程子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朱子曰所謂母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道理當如此便順理做去自家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母意若纔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

朱子曰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問絕四朱子曰須知四者之相因凡人作事必先起意

不問理之是非必欲其成而後已事既成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又生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了又利了又貞循環不已但有善不善之分爾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中不可對人言者上耳

朱子曰人之所不見此君子謹獨之事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

又曰三國朱然終日欽々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常不放矣

西山真氏曰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引詩謂處室之時常無愧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敬嘿而常信不待動作言語而後見上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汗人者色與貨也非理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々畏人之知而不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爲保其不爲之乎若顏叔子之達且秉燭楊伯起之暮夜卻金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然斯事也儒者猶或難之莊子曰爲不善乎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暗之中鬼得而誅之君子言人不言鬼言是非不言禍福而莊子云爾將以警中人以下者上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仁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仁者一也

程明道曰知仁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又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曰人問某以三學者先識之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伊川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艱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東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

行者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朱子曰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此字指五達道體謂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又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又曰知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也三者真實的心

西山真氏曰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下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之功一也

朱子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之成功而一上者勇也以三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

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又曰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着力然須是知得乃能行得也學知利行主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著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為徒知也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先生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上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智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些子須是力行方始到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朱子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

藍田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

西山真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知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為恥則必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

義利之辨

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朱子曰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又曰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中汲々求去之心

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為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之唯特立者能之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安國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朱子曰放於利而行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勉齋

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但一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龜山楊氏 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朱子曰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又曰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

南軒張氏 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理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爲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

象山陸氏 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習習々々由其志志志於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而喻於義矣志於利則所習者必在利斯喻於利矣  
雙峯饒氏 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

新安陳氏 曰君子喻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之和之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專求利然嚮利必背義不義之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一次必剛決其取舍至深喻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

朱子曰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又曰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下以彼之輕易吾之重上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下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伊川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上蔡謝氏 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一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下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下無可無不可之間上有義存

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朱子曰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下事合德地處上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未之有仁而遺其親者未之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司馬談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龜山楊子曰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又曰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在心也

又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之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々要合宜以利心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仁義阻也

慶源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專欲利己而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雲峯胡氏曰子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々上只見得利害不

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也又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己長彼短人少己多偏諉反側惟己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兼金好金也 一百百鎰也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

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々者必以禮送行者之禮也辭曰餽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

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無遠行戒心之事也矣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取猶致也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下其蔽於物而見中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

齊人有二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也夫出則必饜酒肉饜飽而後反其妻問下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

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厭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顯者富貴人也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鑿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々喜悅自得貌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不相泣者幾希矣

勉齋黃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務為卑賤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憂窮蹙志氣蕭然甘於不勝其小既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嗒然也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墦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末俗之箴砭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也者有甚於生者上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也者有甚於死者上故患有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

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上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謝良佐問於伊川曰邪怨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狠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於此朱子曰程子之言以責人言人之則恕以教人言人之則忠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

朱子曰本心謂羞惡之心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噉蹴之食今乃為三者而受下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已乎蓋羞惡之心人所固有然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又曰某嘗見一種人汲々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上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所以不見義理或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曰只是如此此濟甚事今夜愧耻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耻後又却依舊何濟於事

南軒張氏曰噉爾而不受蹴爾而不屑此其羞惡之心也人之困窮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至於為萬鍾所動則有不復顧者矣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々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起孳々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問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也

又曰董仲舒有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仲舒所以度越諸子朱子曰仲舒後世所以不如此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遠耳

楊子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反以利為義者上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上蔡謝氏曰透得名利關一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朱子曰上蔡此言深可畏須下是此處立得脚一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朱子曰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下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下以誠意正心爲上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也

問利與善之間朱子曰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問事有合理而有有意爲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也如路好人行之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是如

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又曰利與善之間若纔有欲心要人道好要以利爲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爲皆善但有

有一毫欲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下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爲白矣

又曰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

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其爲小人亦不索性可謂誤用其心矣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爲而然

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不以不己性之所不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究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

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

貨殖而後爲利也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其爲徇己自私則一而已是心

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通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而望及前人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

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

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皆爲人也曰義

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

朱子曰義也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言蓋可謂廣前聖之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西山真氏曰朱子曰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或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此說尤學者所當知

象山陸氏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苟不於切己觀省亦恐未能

有益也人之所喻由其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

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今爲士者

固不能免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今世以此相

尚使下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

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稟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

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願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

使<sub>レ</sub>之<sub>レ</sub>爲<sub>二</sub>小人之歸<sub>一</sub>其於<sub>二</sub>利欲之習<sub>一</sub>怛<sub>レ</sub>然<sub>レ</sub>爲<sub>レ</sub>之痛心疾首<sub>レ</sub>專主<sub>二</sub>乎義<sub>一</sub>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sub>レ</sub>之由<sub>レ</sub>是進<sub>二</sub>於場屋<sub>一</sub>其父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不<sub>レ</sub>詭<sub>二</sub>於聖人<sub>一</sub>由<sub>レ</sub>是而仕必皆共<sub>二</sub>其職<sub>一</sub>勤<sub>二</sub>其事<sub>一</sub>心<sub>二</sub>乎國<sub>一</sub>心<sub>二</sub>乎民<sub>一</sub>而不<sub>レ</sub>爲<sub>レ</sub>身計<sub>一</sub>其得<sub>レ</sub>不<sub>レ</sub>謂<sub>二</sub>之君子<sub>一</sub>乎

陳芝問今當讀<sub>二</sub>何書<sub>一</sub>朱子曰聖人教<sub>レ</sub>人都是切<sub>レ</sub>己說話不<sub>レ</sub>是教<sub>レ</sub>人向<sub>レ</sub>外只就<sub>二</sub>紙上<sub>一</sub>讀了便了<sub>レ</sub>自家<sub>レ</sub>今且剖<sub>二</sub>判<sub>一</sub>一箇義利<sub>一</sub>試自睹<sub>二</sub>當<sub>一</sub>自家<sub>レ</sub>今是要<sub>二</sub>人求<sub>レ</sub>知<sub>一</sub>要<sub>二</sub>自爲<sub>レ</sub>己<sub>一</sub>這便是死生路頭曾見<sub>二</sub>陸子<sub>一</sub>靜義利之說<sub>一</sub>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sub>二</sub>南康<sub>一</sub>某請<sub>レ</sub>他說<sub>レ</sub>書他却說<sub>二</sub>這義理<sub>一</sub>分明是說得好如<sub>レ</sub>云<sub>レ</sub>今人只讀<sub>レ</sub>書爲<sub>レ</sub>利如<sub>レ</sub>取<sub>レ</sub>解後又要<sub>レ</sub>得<sub>レ</sub>官得<sub>レ</sub>官又要<sub>レ</sub>改<sub>レ</sub>官自<sub>レ</sub>少至<sub>レ</sub>老自<sub>レ</sub>頂至<sub>レ</sub>踵無<sub>レ</sub>非<sub>レ</sub>爲<sub>レ</sub>利說得來痛快至<sub>レ</sub>有<sub>レ</sub>流<sub>レ</sub>涕者<sub>一</sub>今人初生稍有<sub>二</sub>知識<sub>一</sub>此心便恁<sub>レ</sub>疊々地去了<sub>レ</sub>干<sub>レ</sub>名逐<sub>レ</sub>利浸々<sub>一</sub>不<sub>レ</sub>已<sub>レ</sub>其去<sub>二</sub>聖賢<sub>一</sub>日以益<sub>レ</sub>遠豈不<sub>レ</sub>深可<sub>レ</sub>痛惜<sub>一</sub>

荀子義與<sub>レ</sub>利者人之所<sub>二</sub>兩<sub>一</sub>有<sub>レ</sub>也雖<sub>二</sub>堯舜<sub>一</sub>不能<sub>レ</sub>去<sub>二</sub>民之欲<sub>一</sub>利然<sub>レ</sub>而能使<sub>二</sub>其欲<sub>一</sub>不<sub>レ</sub>克<sub>二</sub>其好<sub>一</sub>義也<sub>レ</sub>克勝<sub>レ</sub>雖<sub>二</sub>桀紂<sub>一</sub>亦不能<sub>レ</sub>去<sub>二</sub>民之好<sub>一</sub>義然<sub>レ</sub>而能使<sub>二</sub>其好<sub>一</sub>義不<sub>レ</sub>勝<sub>二</sub>其欲<sub>一</sub>利也故義勝<sub>レ</sub>利者爲<sub>二</sub>治世<sub>一</sub>利克<sub>レ</sub>義者爲<sub>二</sub>亂世<sub>一</sub>上重<sub>レ</sub>義則義克<sub>レ</sub>利上重<sub>レ</sub>利則利克<sub>レ</sub>義故天子不言<sub>二</sub>多少<sub>一</sub>諸侯不言<sub>二</sub>利害<sub>一</sub>大夫不言<sub>二</sub>得喪<sub>一</sub>士不通<sub>二</sub>財貨<sub>一</sub>有<sub>レ</sub>國之君不<sub>レ</sub>息<sub>二</sub>牛羊<sub>一</sub>錯<sub>レ</sub>質之臣不<sub>レ</sub>息<sub>二</sub>雞豚<sub>一</sub>家卿不<sub>レ</sub>修<sub>二</sub>幣<sub>一</sub>也<sub>レ</sub>家長<sub>レ</sub>大夫不<sub>レ</sub>爲<sub>二</sub>場園<sub>一</sub>從<sub>レ</sub>士以上皆羞<sub>レ</sub>利而不<sub>レ</sub>與<sub>二</sub>民爭<sub>一</sub>業樂<sub>二</sub>分施<sub>一</sub>而恥<sub>二</sub>積藏<sub>一</sub>

西山真氏 曰荀卿之論美<sub>レ</sub>矣然<sub>レ</sub>謂義之與<sub>レ</sub>利人所<sub>二</sub>兩有<sub>一</sub>則未<sub>レ</sub>知<sub>二</sub>人之本性<sub>一</sub>也性之所<sub>レ</sub>有<sub>レ</sub>惟義而已自<sub>二</sub>其物我角立<sub>一</sub>然<sub>レ</sub>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sub>レ</sub>去<sub>二</sub>民之欲<sub>一</sub>利桀紂不能<sub>レ</sub>去<sub>二</sub>民之欲<sub>一</sub>義夫桀紂不能<sub>レ</sub>去<sub>二</sub>民之義<sub>一</sub>心<sub>一</sub>者以下其秉<sub>レ</sub>彝之善雖<sub>二</sub>暴君<sub>一</sub>不能<sub>レ</sub>奪也若<sub>レ</sub>曰<sub>二</sub>堯舜不能<sub>レ</sub>去<sub>二</sub>民之利心<sub>一</sub>則所謂黎民於變者果<sub>レ</sub>何事<sub>一</sub>耶聖人之化所<sub>レ</sub>以與<sub>二</sub>天地<sub>一</sub>同<sub>レ</sub>流者正<sub>レ</sub>以使<sub>レ</sub>民<sub>一</sub>遷<sub>レ</sub>善遠<sub>レ</sub>罪而不知<sub>レ</sub>也若<sub>レ</sub>民有<sub>二</sub>利心<sub>一</sub>而不能<sub>レ</sub>去<sub>レ</sub>則非<sub>二</sub>所謂遷<sub>一</sub>善而不<sub>レ</sub>知<sub>レ</sub>矣夫利者人心之誣賊不<sub>レ</sub>可<sub>レ</sub>有<sub>レ</sub>也聖賢之教<sub>二</sub>學者<sub>一</sub>必使<sub>二</sub>盡<sub>一</sub>去<sub>二</sub>此心<sub>一</sub>而後可<sub>レ</sub>與<sub>レ</sub>爲<sub>レ</sub>善其化<sub>レ</sub>民必使<sub>二</sub>盡<sub>一</sub>革<sub>二</sub>此心<sub>一</sub>而後可<sub>レ</sub>與<sub>レ</sub>爲<sub>レ</sub>治會謂堯舜之民而猶有<sub>二</sub>利心<sub>一</sub>邪卿以<sub>二</sub>人性<sub>一</sub>爲<sub>レ</sub>惡故其論若<sub>レ</sub>此今不<sub>レ</sub>得<sub>レ</sub>以<sub>レ</sub>不<sub>レ</sub>辯

益之上九曰莫<sub>レ</sub>益<sub>レ</sub>之或擊<sub>レ</sub>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sub>二</sub>同欲<sub>一</sub>苟公<sub>二</sub>其心<sub>一</sub>不<sub>レ</sub>失<sub>二</sub>其正理<sub>一</sub>則與<sub>レ</sub>衆同<sub>レ</sub>利無<sub>レ</sub>侵<sub>二</sub>於人<sub>一</sub>人亦欲<sub>レ</sub>與<sub>レ</sub>之若切<sub>二</sub>於好<sub>一</sub>利蔽<sub>二</sub>於自私<sub>一</sub>求<sub>二</sub>自益<sub>一</sub>以損<sub>二</sub>於人<sub>一</sub>則人亦與<sub>レ</sub>之力爭故莫<sub>レ</sub>肯益<sub>レ</sub>之而有<sub>二</sub>下擊<sub>一</sub>奪<sub>二</sub>之者<sub>一</sub>上矣

安命義

困象曰澤无<sub>レ</sub>水困<sub>レ</sub>君子以致<sub>レ</sub>命遂<sub>レ</sub>志<sub>一</sub>傳曰君子當<sub>二</sub>困究<sub>一</sub>之時<sub>一</sub>既盡<sub>二</sub>其防慮之道<sub>一</sub>而不<sub>レ</sub>得<sub>レ</sub>免則命也當<sub>レ</sub>推<sub>二</sub>致<sub>一</sub>其命<sub>一</sub>以遂<sub>二</sub>其志<sub>一</sub>知<sub>レ</sub>命之當<sub>レ</sub>然<sub>レ</sub>也則究<sub>二</sub>塞禍患<sub>一</sub>不<sub>レ</sub>以動<sub>二</sub>其心<sub>一</sub>行<sub>二</sub>吾義<sub>一</sub>而已

蹇象曰山上有<sub>レ</sub>水蹇<sub>レ</sub>君子以反<sub>レ</sub>身修<sub>レ</sub>德

傳曰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歎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朱子曰命謂天命一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一則不爲此矣

范氏曰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一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命謂正命巖牆巖也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朱子曰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知正命則不下處危地以取中覆壓之禍上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下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又曰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是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

問人或死於干戈一死於患難一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一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研到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地非正命如何得問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朱子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下文王死於姜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命

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一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

耳初非有所覬覦於天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歟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值乎凶禍歟耳非我有以致之而然一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耳

潛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

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歿壹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賦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缺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恁地死才無憾是謂

正命

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立命也

朱子曰歿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

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

又曰歿壽不貳不以下死生為吾心之欣戚也不貳是不疑若一日未死一日要當百年未死百

年要當這是立命既不下以歿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下以歿壽動心一向

亂做又不可歿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也又曰歿壽之不齊蓋氣

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下以悅戚二其心而惟修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

非所論矣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朱子曰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固有者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又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固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

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命者窮達天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可否本於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安行然知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又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々念々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達衆人謂已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

修教要錄卷之六



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

漢高帝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無疾求益生之祥大惑也

後漢魏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

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者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

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王氏哀平短

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咸稱劉氏漢必復興已可知矣

囂曰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持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劉氏承堯之祚

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下以智力求也故雖勇如信布強如梁籍項籍成如王莽上然卒潤

鏡鼎大而無伏質言伏於贖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么麼皆微小之稱而欲闢奸天位者乎昔

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秦末陳嬰為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東陽少年殺其令

者今日暴得大名不詳不如有所屬乃止王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

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

足揮洗揖鄙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帝之大畧所以成帝

業也英雄誠知覺悟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覬音冀幸也覦音余欲也謂幸得其所欲也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

矣豈不聽彪遂避地五代唐莊宗朝李嗣源入朝時有謠言唐主遣朱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

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皆來之於命耳

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後唐明帝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

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

厚賜金帛而已

諸葛亮曰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胡致堂曰禍福各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

近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寵惑上雖祿山焉攸亂

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是故玄宗拒之九齡曰祿山有三反相

蘇氏曰齊桓公不殺敬仲敬仲陳胡公滿之後以罪奔齊事桓公為工正後世專齊政一僭稱主是為田齊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或云

劉濶有<sub>レ</sub>反相<sub>一</sub>帝不<sub>レ</sub>信景帝<sub>一</sub> 晉武不<sub>レ</sub>殺<sub>二</sub>劉淵<sub>一</sub>符堅不<sub>レ</sub>殺<sub>二</sub>慕容垂<sub>一</sub>明皇不<sub>レ</sub>殺<sub>二</sub>安祿山<sub>一</sub>此盛德事也愚謂<sub>レ</sub>彼五  
 時果<sub>レ</sub>反高祖兄仲之子也 而無<sub>レ</sub>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sub>二</sub>死罪<sub>一</sub>矣明皇不<sub>レ</sub>能<sub>二</sub>按<sub>レ</sub>法行<sub>一</sub>辟安得爲<sub>二</sub>盛德<sub>一</sub>哉 祿山有<sub>レ</sub>罪欲<sub>レ</sub>殺<sub>二</sub>惜<sub>一</sub>  
 人者皆賢<sub>一</sub> 而無<sub>レ</sub>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sub>二</sub>死罪<sub>一</sub>矣明皇不<sub>レ</sub>能<sub>二</sub>按<sub>レ</sub>法行<sub>一</sub>辟安得爲<sub>二</sub>盛德<sub>一</sub>哉 祿山有<sub>レ</sub>罪欲<sub>レ</sub>殺<sub>二</sub>惜<sub>一</sub>  
 後患相<sub>一</sub> 諫<sub>レ</sub>之上不<sub>レ</sub>聞

又曰唐元載設<sub>二</sub>反間<sub>一</sub>特欲<sub>レ</sub>離<sub>二</sub>魚郭之交<sub>一</sub>爾而子儀處<sub>レ</sub>之何其盡<sub>レ</sub>心盡<sub>レ</sub>人裕然<sub>一</sub>有<sub>レ</sub>餘也其心以<sub>二</sub>君命<sub>一</sub>  
 爲<sub>レ</sub>主以<sub>二</sub>天命<sub>一</sub>爲<sub>レ</sub>斷一聽<sub>二</sub>之命<sub>一</sub>則智術可<sub>二</sub>以兩忘<sub>一</sub>威力可<sub>二</sub>以併棄<sub>一</sub>疑<sub>レ</sub>我者安<sub>レ</sub>得不<sub>レ</sub>服惡<sub>レ</sub>我者安得<sub>レ</sub>不<sub>レ</sub>  
 平 唐代宗朝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sub>レ</sub>之遊<sub>二</sub>章敬寺<sub>一</sub>元載恐<sub>レ</sub>其相結<sub>一</sub>密使<sub>レ</sub>告<sub>二</sub>子儀<sub>一</sub>曰朝恩謀<sub>レ</sub>不利<sub>二</sub>於公<sub>一</sub>子儀不<sub>レ</sub>聽將<sub>二</sub>十請<sub>一</sub>衷甲以<sub>レ</sub>  
 從<sub>一</sub> 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sub>二</sub>天子之命<sub>一</sub>安敢害<sub>レ</sub>我若受<sub>レ</sub>命而來汝曹<sub>一</sub>欲<sub>二</sub>何爲<sub>一</sub>乃從<sub>二</sub>家僮數人<sub>一</sub>而往朝恩驚問<sub>二</sub>其故<sub>一</sub>子儀以<sub>レ</sub>  
 所<sub>レ</sub>聞告<sub>レ</sub>且曰恐<sub>二</sub>公經營<sub>一</sub>耳朝恩撫<sub>レ</sub>膺流<sub>レ</sub>涕曰非<sub>二</sub>公長者<sub>一</sub>能無<sub>レ</sub>疑乎

修教要錄 卷之七

修教要錄 卷之七

力行二 內編二

德美

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闇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言行錄獻肅公堯俞公性純厚貌重氣和其遇人不設城府平生自奉甚約室無婢妾食止脫粟一肉所用服器雖敝敗不易為本于愷悌而能擊奸以安良民司馬溫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此為難爾人以雍言為然

范文正公集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下不動如山却戎狄保宗社天下之人謂之大忠

楊龜山撰游御史辭行狀公之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

俗

言行錄邵康節雍字堯夫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

言行錄鄒道卿浩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睥然見于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

劉立之程明道先生叙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器蓋于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後漢賈復字君文少好學習尙書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心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才美

呂布傳陳登字元龍有威名魏太祖表爲廣陵太守卒後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上與備論天下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風所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問田舍言無可取是元龍所諱也如小人則臥百尺高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

又曰陳矯季弼謂陳登曰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魯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文達博聞強記奇才卓犖吾敬孔文舉

雄姿傑出有三王霸之略一吾敬劉玄德一餘子瑣七焉足齒錄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文藝傳唐崔造韓會盧東羔張正則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文章齊名天下號四傑

謝靈運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安足繼之晉書和嶠有盛名一庾亮見而嘆曰嶠森々如三千丈松雖礫何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言行錄宗慤公澤有文武大略常懷憂國救民之心東坡集文潞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觀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串古今博聞強起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司馬溫公薦程頤章云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東都事略富弼傳弼字彥國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

韓魏公家傳歐陽永叔作相州畫錦堂記曰臨大事決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爲知言

風度

晉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王濟俊爽有風姿每見衛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又語人曰與玠同遊若明珠之在側恍然照人

唐張九齡傳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如九齡否

唐元德秀字紫芝房瑄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之眉宇也

度量

黃庭堅濂溪傳序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洒落如霽月光風

後漢黃憲字叔度郭林宗曰叔度汪汪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可濁不可量也

舊唐書賈耽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怒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通鑑唐德宗紀諸諫官紛々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陽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不屑意

力量

晉周凱性寬裕王導甚重之嘗枕凱膝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晉陳騫傳騫沈厚有智謀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存存績

晉書符堅兵號百萬次淝水謝玄入問計謝安無懼色方與圍碁遊陟至方還又謝安傳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爾遂大笑語移日通鑑唐代宗紀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與會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通鑑唐代宗紀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段秀實自補請都虞候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請往解之秀實請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曰殺一老卒一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三若屬耶副元帥負三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終始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遂顧叱左右盡皆解甲散還部伍中敢譁者死

言行錄寇準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歌謳諧謔歡呼常達旦或就寢則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  
東坡集張文定公墓誌有妄言南詔欲來寇蜀守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之詔文定公移鎮西蜀公言此必妄也當以靜鎮蜀之入境下令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

後漢趙溫傳溫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又陳蕃傳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又梁竦傳竦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

漢班超字仲升有大志家貧爲官傭書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魏志任城王彰謂左右曰大丈夫得爲下衛霍將二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唐李靖常曰大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中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又馬燧姿度魁傑與諸兄學輟策對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又北史高昂字敖曹幼時便有壯氣膽力過人龍唇豹頸姿體雄異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聘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之

蜀諸葛亮傳亮慨然有下飲馬洛河之志通鑑秦王猛僮僕有大志不屑細務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南史隱逸序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氣唐尙馳撰諸葛亮賦氣蓋全吳曾吞六魏漢季布傳曹丘生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皆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布大悅引爲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

益聞者曹丘生揚之也唐郭子儀傳子儀以身爲天下安危二十年又裴度傳度威譽德業侔於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爲時之重輕者二十年

唐憲宗紀牛僧孺楊於陵裴均盧坦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臧否者也唐狄仁傑傳仁傑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言行錄范仲淹與韓琦必欲收復靈夏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韓魏公行狀戎狄尤畏公名一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魏公安否

蘇氏談訓祖父嘗云子瞻有盛名於世而退無自矜之色此爲過人

呂氏家塾記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不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而知衆人未之前者惟龐丞相與正獻公而已蘇東坡撰司馬溫公行狀田夫野老皆號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

胡安定墓表先生弟子散於四方隨其人賢愚循々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可不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可不知爲胡公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朱子曰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可同而無不反之

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朱子曰言古者以見今之不逮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朱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

心者也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

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朱子曰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

朱子曰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

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

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

傳習之本也

又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朱子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下

身體而力行之上可謂重矣一息尚有此志不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

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往而非正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以我對彼，我安則彼安。此修己以安人，也推我之所安而天下平。此修己以安百姓也。天下至大，取諸修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此禮之本，故於禮首章言之。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敖者矜己慢物之謂。欲謂飲食男女之欲。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而能遷。

狎者謂素親狎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唯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己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唯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己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調救之。上若宋樂氏，見春秋襄二十一年傳。

已今安此之安，圖後有之害，則當能遷。晉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見春秋僖二十三年傳。

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而能遷，義可為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

臨財母苟得，臨難母苟免。狼母求勝，分母求多。

苟且狼鬪，狼分財母苟得，見利思義也。母苟免，見危授命也。母求勝忿，思難也。母求

多患，不均也。

疑事母質，直而勿有。

質成也。事有疑則闕之，不可下以己之意斷也。朱子曰：兩句連說，為是疑事勿質，即少儀所謂母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有謂下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辨，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也。

遜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思邈，唐京兆人，膽大謂三敢為，心小謂三畏敬。智圓謂通變行方，謂有守。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公名純仁，字堯夫，忠宣諡也。文正公之子。朱子曰：恕是推去的，於己不當。下恕字，若欲修潤其語，當曰：以下以愛己之心愛人，吳氏曰：恕字之義，范公蓋以寬恕為言也。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者，我皆未深省一書。

此當二座隅為警。修教要錄卷之七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思叔名釋宋河南人銘者自警之辭慎謂不苟食節謂不恣食楮謂不偏邪常德平常之德持之固則不失然諾皆應辭應之重則思踐如己出冀己亦有是善也如己病恐己亦有是惡也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媠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下求覓人物干索酒食

益謙名冲宋人邊報邊境之報也遣使曰差授官曰除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曰惡媠狎也

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開拆則于人之私沈滯則誤人之託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私書親故之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文字如書籍簿籍之類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器物書籍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

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如夏擇清涼冬擇和暖之類七見人富貴不可嘆羨詆毀慕之則嘆羨妬之則詆毀凡此

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濂溪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規々諫悟悔悟痛聲過不改則爲惡而速禍矣

程子川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々則自無非辟之干一整齊嚴肅如下正衣冠尊瞻視之類上一專一也

伊川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疆安肆日儉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常人以下程子釋記之言人於外物奉身者飲食衣服宮室事々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

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有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第五姓倫名字伯魚漢京兆人也

朱子曰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二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

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震字伯起漢弘農人故人震自謂

晉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齊外莫運於齊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

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勸力皆此類也

侃字士行晉鄆陽人仕至太尉一甓磚也時中原陷故及此

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

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陰光陰也

諸參佐或

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藉博之具悉投之於江

藉博蒲博局戲也

吏將則加鞭朴曰博藉者牧猪奴戲

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

養望通鑑作既足吳氏曰養望養其虛望也

漢宣帝臣陳萬年病召其子咸戒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

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詔也萬年乃不復言始萬年爲御史大夫以候丙吉病獨留衆人後至昏夜

乃歸吉以故薦之諛之效也成年十八以父任爲郎即抗直數言事試刺近臣萬年以弗類已故

戒之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有所爲必

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誠而已

晉殷浩人品終身三變累辭徵辟似一高士刺楊州毅然北征似一賢臣爲棄桓溫又喜

爲尚書令書返簡恐有失文再三讀之謬而達空幽苟患失之也是一鄙夫也其初有管葛之

稱則終到是甚可慎也

宋吳璘高宗武臣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之墻壁皆格言

宋張歡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

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困忙後錯了一生也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

齊莊皆切遯音速

舒遲閑雅也燕居之容齊遯謹飭也敬所尊之意也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重舉欲遲也恭高且正也端不邪視也止不妄言也靜不噦咳也直不傾側也肅似不息也德謂

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莊矜持之貌朱子曰九者皆敬之目即此便是涵養本源也

容節

坐如尸立如齊

尸以象神齊以承祭朱子曰皆敬之目也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大之

士相見云子視父則遊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立則視足坐則視膝蓋臣於君前視也  
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而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禡彼在車且與此不同也

曲禮曰母側聽母噉應母淫視母怠荒遊母倨立母跛坐母箕寢母伏斂髮母髻冠母  
免勞母袒暑母褰裳

側聽側耳以聽也噉應高急以應也淫視流動而視也怠荒容止放縱也遊行也倨傲慢也跛偏任一足也  
箕兩展其足如箕也伏覆其身也髻髮也言垂如髮也免脫去也袒露臂也褰揭也袒衣所以息倦  
褰裳所以取涼凡此數者不敬也敬身之要禁止乎此而已矣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母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履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  
入戶視必下入戶奉視瞻母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指則惑人之見呼則惑人之聞適舍就主人之館也有所求而堅欲得之非為客之道矣陳氏  
曰上堂升主人之堂也揚其聲者使內人知之也古人脫屣在戶外客雖衆脫屣於戶內者

惟長者一人言有二履則并戶內一履為三人矣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也  
入戶入主人之戶也視下不舉目也扇門關木也入戶之時兩手當心如奉扇然雖視瞻而不  
為迴轉嫌於干人之私也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遂闔之盡也嫌於拒後來者故勿遂  
母踐履母踏席樞衣趨隅必慎唯諾

此既席之儀踐履蹈他人之屣也踏席躡他人之席也樞揭也陳氏曰欲便於坐故樞之趨隅  
繇席角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既坐定又當謹於應對也

離坐離立母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揖人必違其位  
離兩也參與之為三也非但不往參其坐立亦不行出其中間皆為干人私也禮以變為敬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為煩尊者  
俛仰受之

少儀曰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窺覘人隱處狎與人褻狎言知識之過失為戲侮之容色皆非厚重之事

母拔來母報往  
拔報皆疾也

朱子曰來往只是向背之意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

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髮拜髮子

髮猶言有所拄柱不利屈伸也

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迅急也變謂變其容色與起也皆所以敬天之怒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朱子曰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下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居孔子

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寢不尸居不容

朱子曰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々儀

子之燕居申々如也天々如也朱子曰燕居閑居無事之時楊氏曰申々其容舒也天々其色愉也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齊衰喪服也狎謂素親狎變謂變其容色冕有爵者瞽無目者褻謂燕見貌謂禮貌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朱子曰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斯猶即也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

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

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順謂順理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立猶成也

賈誼容經曰容有四起一朝廷之容師々然翼々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々然粥々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滔然肅

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恟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固願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一寸端而攝纓端股整

足體不搖肘曰經立一因以微磬曰共立一因以磬折曰肅立一因以垂佩曰卑立一々容也共音恭下同坐

以經立之容一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一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一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

曰肅坐一廢首一々容也伍與行以微磬之容一臂不搖掉肩不上下上身似不則從然

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一飄然翼然肩狀若沃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一其始動也穆如驚

條一其固復也施如濯絲磬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一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一各尊其紀一跪

容也拜以磬折之容一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一拜

容也支未若夫立而跛坐而躡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

皆禁也跛躡足不詳

傳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佐戴武宣三人皆三命命上卿位茲益共三命上卿位故其鼎銘云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僂

修教要錄卷之七

四五九

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不安亦莫余敢侮人亦不侮籩於是於是鬻於是於是以糊余口於是鼎中爲籩粥其共也如此餽屬其口言至儉

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王季子于社不敬也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義威儀是故君子

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祭肉也戎有受服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既行成肅公卒于瑕衛侯在楚

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則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

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々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々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長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

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明年令尹圍弑楚子而自立是爲靈王後十三年楚人殺之于乾谿

子貢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倚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下以明尊卑別疎戚上也漢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寬字上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文鏡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表儀洪字子孝漢平陵人矜嚴矜莊而嚴厲也建武初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々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寺官府之稱主簿馮翊屬吏也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且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  
林宗名泰大原人

陶侃爲荆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闔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侃字士行晉鄱陽人闔外謂一邦城之外晉處江左以荆楚爲二國之西門故曰闔外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東帶三爲大鎮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仲郢嘗爲山南劍南天平三道節度使故曰三爲大鎮也矣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服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寧字幼安漢高士古人危坐如跪箕股謂兩展其股狀如箕也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

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博奕奇玩淡然而無所好窘迫促也

程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如泥塑人是敬也

劉忠定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多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敬而已矣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

步趨奉提

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諡節孝先生

玉藻曰步中武象趨中韻護佩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韻護也

凡形容惕々直疾貌廟中齊々嚴正之貌朝廷濟々翔々濟々威儀

矜莊翔々行而張拱

曲禮曰帷薄之外不趨帷幔薄簾也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爲其迫也城上不趨於迫狹無容執玉

不趨於重器無容堂上接武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中斷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堂下布武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

中不翔爲迫也行而張拱曰翔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高下之節也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蕭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佩玉比德也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也左右之分互文耳不言商者亦以文不偶而遺之也必求其取義則泥矣朱子曰周旋是直去了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柯陵之會在魯成十七年 晉厲公視遠步高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 單襄公曰王卿士集朝之謚也 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足體也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也宜 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也 而足不步

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

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明年晉弑厲公

少儀曰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官謂板圖文書之處府謂

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朝言不及犬馬非公議也 公庭不言婦女非其時也 公事不私議嫌若

朝廷曰退近君為進故欲散還曰退 燕遊曰歸師役曰罷罷之也罷勞也

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皆為敬主人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可猶止也謂摯者為賓王

之節也始入則告之辭一 其未有不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警亦然道音導也

望樞不歌當食不歎適墓不歌哭日不歌臨樂不歎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大人卿大夫也 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老者人之父兄 與幼者

言言孝弟子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曲禮曰毋訾訾也 衣服成器毋身質訾毀也人之衣服及已成之器不可毀其不善也質成也言語之際疑則問之不可以己之意斷也

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狒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說見前篇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論語曰其在宗廟朝廷便々言唯謹爾朱子曰便々辨也宗廟禮法之所 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三

不明辨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々如也剛直也 與上大夫言誾々如也誾和悅也 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呂子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下人矣下帶

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此君子之所慎也

賈誼容經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平流字 祭祀之視々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 不

垂網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



記之言也言經也

魏中山舍人倉唐使文侯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倉唐曰唯々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指顧左右曰子之君長執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以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執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云立無跛跛偏任也視無還時轉復反爲還聽無聾不聾耳而聽言無遠遠謂非耳目所及也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戚憂也有慶未嘗不怡怡喜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襄公之子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也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々々所昨昨也小而後國昨也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聾成也言無遠慎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休喜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何取言必得也及晉弑厲公迎而立之是爲悼公晉以復霸

遺問

禮記曰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袒左也夔奉胃甲也器則執蓋謂有表裏弓則以左手屈執拊拊弓衣也左手屈衣并於拊執之而右手執籥劍則啓積積謂劍函蓋襲之加夫禕與劍禕謂劍函襲卻合之夫禕劍衣也加衣於函中而置劍於衣上夫或爲煩皆發聲焉

笏書修也笏書也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積句筴籥其執

之皆尚左手苞苴謂編束菹菜以裹魚肉或它物也茵者席也穎警枕也筴者曲刀也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卻仰也辟用時穎鑽也削拊謂把

曲禮曰凡遣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隕然順上也遣人無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弓之爲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二外面張之時曲

來響內故遣人之時使筋在上弓身曲響其下其弛弓之時反張響外筋在二曲內一角在二曲外今遣人之時角響其上二弓形亦曲響下右手執籥左手承拊籥弓頭也拊把中也進劍者左首進也

左首進戈者前其鏹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鏹鏹矛本也鏹又作鏹鏹雖在下猶爲首鏹底曰鏹平底曰鏹也進几杖者拂之拂也効馬効羊者右牽之用右手便也効猶三呈見効犬者左牽右手禁也執禽者左首尊也受珠玉者以掬掬手也

受弓劍者以袂敬也水潦降不獻魚鱉不饒也獻鳥者佛其首爲其喙害人也畜鳥者則勿佛佛畜養也養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房者操右袂制之也獻粟者執右契契謂兩

同而別之右爲尊也獻米者操量鼓量器名獻熟食者操醬齊爲食之主獻田宅者操書致圖書板二丈尺委曲書之也曲禮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々々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々固辭主人肅客

鄉里相交

揖<sub>レ</sub>手<sub>ヲ</sub>以<sub>テ</sub>而入主人入<sub>レ</sub>門而右客入<sub>レ</sub>門而左主人就<sub>ニ</sub>東階<sub>ニ</sub>客就<sub>ニ</sub>西階<sub>ニ</sub>客若降<sub>レ</sub>等則就<sub>ニ</sub>主人之階<sub>ニ</sub>主人固  
 辭<sub>ニ</sub>不<sub>レ</sub>敢當<sub>ニ</sub>然<sub>レ</sub>後容復就<sub>ニ</sub>西階<sub>ニ</sub>主人與<sub>レ</sub>客讓<sub>レ</sub>登<sub>レ</sub>先<sub>レ</sub>客主人先登客從<sub>レ</sub>之拾<sub>レ</sub>音<sub>レ</sub>級<sub>ニ</sub>等<sub>ニ</sub>聚<sub>レ</sub>足<sub>ニ</sub>後足與<sub>ニ</sub>前  
 連<sub>レ</sub>步<sub>ニ</sub>相<sub>ニ</sub>以上<sub>ニ</sub>於東階<sub>ニ</sub>則先<sub>ニ</sub>右足<sub>ニ</sub>上<sub>ニ</sub>於西階<sub>ニ</sub>則先<sub>ニ</sub>左足<sub>ニ</sub>戴<sub>レ</sub>溪<sub>ニ</sub>曰<sub>レ</sub>盛<sub>ニ</sub>哉<sub>ニ</sub>先王之禮其端則起<sub>ニ</sub>於辭  
 遜之心<sub>ニ</sub>而已<sub>ニ</sub>送迎之際登降之節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爲<sub>レ</sub>主人者極<sub>ニ</sub>其恭敬<sub>ニ</sub>不<sub>レ</sub>敢慢<sub>ニ</sub>之心<sub>ニ</sub>爲<sub>レ</sub>客者不<sub>レ</sub>勝<sub>ニ</sub>  
 其愧縮<sub>ニ</sub>不<sub>レ</sub>敢當<sub>ニ</sub>之意交<sub>ニ</sub>相辭遜退避<sub>ニ</sub>不<sub>レ</sub>違<sub>ニ</sub>於<sub>レ</sub>此乎可<sub>ニ</sub>以<sub>レ</sub>觀<sub>レ</sub>禮<sub>ニ</sub>矣  
 呂氏卿約曰凡<sub>レ</sub>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sub>ニ</sub>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sub>レ</sub>善則書<sub>ニ</sub>于籍<sub>ニ</sub>有<sub>レ</sub>過若違<sub>レ</sub>約者亦書<sub>レ</sub>之  
 三<sub>レ</sub>犯<sub>ニ</sub>而行<sub>レ</sub>罰<sub>ニ</sub>不<sub>レ</sub>悛者絕<sub>レ</sub>之

衣服

呂氏兄弟四人中大防大約大臨與<sub>ニ</sub>卿人<sub>ニ</sub>約誓也本注犯<sub>レ</sub>義<sub>ニ</sub>之過六一曰<sub>レ</sub>酬博鬪訟二曰<sub>レ</sub>行止踰違三曰  
 行不<sub>ニ</sub>恭遜<sub>ニ</sub>四曰<sub>レ</sub>言不<sub>ニ</sub>忠信<sub>ニ</sub>五曰<sub>レ</sub>造言誣毀六曰<sub>レ</sub>營私太甚不<sub>レ</sub>修之過五一日<sub>レ</sub>交非<sub>ニ</sub>其人<sub>ニ</sub>二曰<sub>レ</sub>遊戲怠  
 惰三曰<sub>レ</sub>動作無<sub>レ</sub>儀四曰<sub>レ</sub>臨事不<sub>レ</sub>恪五曰<sub>レ</sub>用度不<sub>レ</sub>節患難一日<sub>レ</sub>水火二曰<sub>レ</sub>盜賊三曰<sub>レ</sub>疾病四曰<sub>レ</sub>死喪五曰<sub>レ</sub>孤弱  
 六曰<sub>レ</sub>誣枉七曰<sub>レ</sub>貧乏規戒也禮俗謂<sub>ニ</sub>婚姻喪葬祭祀之禮<sub>ニ</sub>有<sub>ニ</sub>往還書問慶弔之節<sub>ニ</sub>也  
 士冠禮始加祝<sub>ニ</sub>曰<sub>レ</sub>令月吉日始加<sub>ニ</sub>元服<sub>ニ</sub>棄<sub>ニ</sub>爾幼志<sub>ニ</sub>順<sub>ニ</sub>爾成德<sub>ニ</sub>壽考維祺<sub>ニ</sub>介<sub>ニ</sub>爾景福<sub>ニ</sub>十<sub>ニ</sub>而冠<sub>ニ</sub>元服<sub>ニ</sub>冠也祺祥  
 也介景<sub>ニ</sub>皆大也<sub>ニ</sub>再加<sub>ニ</sub>曰<sub>レ</sub>吉月令辰乃申<sub>ニ</sub>爾服<sub>ニ</sub>敬<sub>ニ</sub>爾威儀<sub>ニ</sub>淑慎<sub>ニ</sub>爾德<sub>ニ</sub>眉壽萬年永受<sub>ニ</sub>胡福<sub>ニ</sub>再加<sub>ニ</sub>用<sub>ニ</sub>皮弁<sub>ニ</sub>三加<sub>ニ</sub>曰<sub>レ</sub>以<sub>ニ</sub>

歲之正<sub>ニ</sub>以<sub>ニ</sub>三月之令<sub>ニ</sub>咸<sub>ニ</sub>加<sub>ニ</sub>爾服<sub>ニ</sub>兄弟具在<sub>ニ</sub>以<sub>レ</sub>成<sub>ニ</sub>厥德<sub>ニ</sub>黃者無<sub>レ</sub>疆受<sub>ニ</sub>天之慶<sub>ニ</sub>三加<sub>ニ</sub>用<sub>ニ</sub>爵弁<sub>ニ</sub>者<sub>ニ</sub>凍梨也  
 老人面色如<sub>レ</sub>之皆壽徵  
 曲禮曰爲<sub>ニ</sub>人子<sub>ニ</sub>者<sub>ニ</sub>父母存<sub>ニ</sub>冠衣不<sub>レ</sub>純<sub>ニ</sub>素<sub>ニ</sub>孤子當室冠衣不<sub>レ</sub>純<sub>ニ</sub>采<sub>ニ</sub>純<sub>ニ</sub>冠衣<sub>ニ</sub>緣<sub>ニ</sub>也不<sub>レ</sub>用<sub>ニ</sub>素<sub>ニ</sub>樂<sub>ニ</sub>也不<sub>レ</sub>用<sub>ニ</sub>采<sub>ニ</sub>哀也幼而無<sub>レ</sub>父曰<sub>レ</sub>孤當室交後

飲食

孔子曰士志<sub>ニ</sub>於道<sub>ニ</sub>而耻<sub>ニ</sub>惡衣惡食<sub>ニ</sub>者未<sub>レ</sub>足<sub>ニ</sub>與<sub>ニ</sub>議<sub>ニ</sub>也  
 朱子曰心欲<sub>レ</sub>求<sub>レ</sub>道而以<sub>ニ</sub>口體<sub>ニ</sub>之奉<sub>ニ</sub>不<sub>レ</sub>若<sub>レ</sub>人爲<sub>レ</sub>耻<sub>ニ</sub>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sub>ニ</sub>與<sub>ニ</sub>議<sub>ニ</sub>於道<sub>ニ</sub>哉  
 論語曰君子不<sub>レ</sub>下<sub>ニ</sub>以<sub>ニ</sub>紺緇<sub>ニ</sub>飾<sub>ニ</sub>君子孔子也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緇絳  
 色三年之喪以<sub>レ</sub>飾<sub>ニ</sub>練服<sub>ニ</sub>者<sub>ニ</sub>飾<sub>ニ</sub>領類也<sub>ニ</sub>紅紫不<sub>ニ</sub>以<sub>レ</sub>爲<sub>ニ</sub>褻服<sub>ニ</sub>問色  
 文中子之服儉<sub>ニ</sub>以<sub>レ</sub>絜<sub>ニ</sub>無<sub>ニ</sub>長物<sub>ニ</sub>焉<sub>ニ</sub>綺羅錦繡不<sub>レ</sub>入<sub>ニ</sub>于室<sub>ニ</sub>曰<sub>レ</sub>君子非<sub>ニ</sub>黃白<sub>ニ</sub>不<sub>レ</sub>御<sub>ニ</sub>婦人則有<sub>ニ</sub>青碧<sub>ニ</sub>  
 王制曰諸侯無<sub>レ</sub>故不<sub>レ</sub>殺<sub>ニ</sub>牛大夫無<sub>レ</sub>故不<sub>レ</sub>殺<sub>ニ</sub>羊士無<sub>レ</sub>故不<sub>レ</sub>殺<sub>ニ</sub>犬豕<sub>ニ</sub>庶人無<sub>レ</sub>故不<sub>レ</sub>食<sub>ニ</sub>珍<sub>ニ</sub>故<sub>ニ</sub>謂<sub>ニ</sub>  
 曲禮曰共<sub>ニ</sub>食<sub>ニ</sub>不<sub>レ</sub>飽<sub>ニ</sub>共<sub>ニ</sub>飯<sub>ニ</sub>不<sub>レ</sub>澤<sub>ニ</sub>手<sub>ニ</sub>食<sub>ニ</sub>者<sub>ニ</sub>所<sub>レ</sub>食<sub>ニ</sub>非<sub>ニ</sub>一品<sub>ニ</sub>謂<sub>ニ</sub>羹飯<sub>ニ</sub>之大器<sub>ニ</sub>也<sub>ニ</sub>不<sub>レ</sub>飽<sub>ニ</sub>謙也<sub>ニ</sub>飯者<sub>ニ</sub>止<sub>ニ</sub>  
 取<sub>レ</sub>飯爲<sub>レ</sub>搏<sub>ニ</sub>易<sub>ニ</sub>母<sub>ニ</sub>放飯<sub>ニ</sub>也<sub>ニ</sub>大飯<sub>ニ</sub>母<sub>ニ</sub>流<sub>ニ</sub>歡<sub>ニ</sub>無<sub>レ</sub>節也<sub>ニ</sub>長歡也<sub>ニ</sub>母<sub>ニ</sub>叱<sub>ニ</sub>食<sub>ニ</sub>叱<sub>ニ</sub>以<sub>レ</sub>舌口中<sub>ニ</sub>母<sub>ニ</sub>齧<sub>ニ</sub>骨<sub>ニ</sub>有<sub>ニ</sub>聲<sub>ニ</sub>響<sub>ニ</sub>不<sub>レ</sub>敬也<sub>ニ</sub>母<sub>ニ</sub>反<sub>ニ</sub>魚  
 得<sub>レ</sub>多<sub>ニ</sub>非<sub>レ</sub>謙也<sub>ニ</sub>母<sub>ニ</sub>投<sub>ニ</sub>與<sub>ニ</sub>狗骨<sub>ニ</sub>爲<sub>ニ</sub>其<sub>レ</sub>賤<sub>ニ</sub>飲<sub>ニ</sub>食<sub>ニ</sub>之物<sub>ニ</sub>母<sub>ニ</sub>固<sub>ニ</sub>獲<sub>ニ</sub>謂<sub>ニ</sub>必<sub>レ</sub>欲<sub>ニ</sub>取<sub>レ</sub>之<sub>ニ</sub>母<sub>ニ</sub>揚<sub>ニ</sub>飯<sub>ニ</sub>散<sub>ニ</sub>其<sub>ニ</sub>熱<sub>ニ</sub>氣<sub>ニ</sub>母<sub>ニ</sub>還<sub>ニ</sub>羹<sub>ニ</sub>母<sub>ニ</sub>絮<sub>ニ</sub>羹

母刺齒母噉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客噉醢主人辭以饗

噉謂羹有菜以口噉食之祭謂羹無味就器調和之刺猶剔也噉謂詳味之母噉

羹宜以箸也母刺齒亦嫌不謹也母絮羹母噉皆惡食味也辭不能烹煮辭以食饗蓋主人不當正客之失但遜謝之而已云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母噉

乾肉以手治之炙炙肉一食盡謂之噉宜漸食

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母放飯而後已母流歡小飯而亟之數噉母爲口容

君子三達尊之稱先飯者

嘗食之意後已者勸食之意小口而飯備噉噉也丞疾者備見問也數噉之易至於弄口爲容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陰陽所成非人事也火食者先君子備火齊不得故先嘗之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食瓜亦祭先圃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上環是寔間下環是脫華處也又曰上環頭付也寔頭所切一環

曲禮曰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

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

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酬少

者不敢飲

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

御同於長者雖貳

不辭

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二重設膳也本爲長者設辭之爲長者嫌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

謙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

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

不聽親徹

論語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朱子曰食飯也精鑿也食精則能養人膾能則能害人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朱子曰饘飯傷熱濕也

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朱子曰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朱子曰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也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二者也小謂口腹大謂心志

橫渠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關燕遊之樂耳

王文正公

名曾字孝先宋青州人仕至宰相諡文正也

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狀元指公試

三場言鄉試省試皆第一也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

高氏兄弟唐人長武翰林學士次銖給中次借禮部次耶

非速客不羹葢一夕食乾荀瓠而已

也羹肉臠肉醬乾猶嚼也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或人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

情由檢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公名知自字用晦宋涪州人後為宰相證文節漢丞相公孫弘為布被汲黯曰弘俸祿多而為此詐也

溫公曰先公溫公父名池字和中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行猶巡也不過七行酒沽於

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

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取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

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  
內法謂宮內造酒之法營辨也云

又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時上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

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

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聞喜進士宴名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信民名革宋臨川人康侯文定公字擊節擊手或擊器

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較計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外物至微末事

居處

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々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失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壯固司馬光曰風雨動物之意

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建於下大壯之象也

禮記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後聖人有作也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

為臺榭宮室牖戶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

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上便不到得墜墮  
一切世味飲食衣服居室之類也激昂猶奮發墜墮皆落也不以富貴為事常自激昂而為善

則不論於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

下一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

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sub>レ</sub>外別無<sub>二</sub>調度<sub>一</sub>。不<sub>レ</sub>別治<sub>レ</sub>生以長<sub>二</sub>尺寸<sub>一</sub>。若<sub>レ</sub>死之日。不<sub>レ</sub>使<sub>レ</sub>廩有<sub>二</sub>餘粟<sub>一</sub>。庫有<sub>二</sub>餘財<sub>一</sub>。以負<sub>レ</sub>陛下<sub>甲</sub>及<sub>レ</sub>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sub>二</sub>大丈夫<sub>一</sub>。調度猶言區畫。長增益也。尺寸猶言毫末。背恩忘德曰負。

李文靖公名沆字太初位宰相謚文靖治<sub>二</sub>居第於封丘門<sub>一</sub>。宋都門名外<sub>レ</sub>應事。前僅容<sub>レ</sub>旋<sub>レ</sub>馬。或言<sub>二</sub>其太隘<sub>一</sub>。公笑曰。居第當<sub>レ</sub>傳<sub>二</sub>

子孫<sub>一</sub>。此爲<sub>二</sub>宰輔應事<sub>一</sub>。誠隘爲<sub>二</sub>太祝奉禮應事<sub>一</sub>。則已寬矣。廳所以治事大祝奉禮皆世蔭之官

戒逸豫

程伊川曰。人之於<sub>二</sub>豫樂<sub>一</sub>。心說<sub>レ</sub>之。故遲々<sub>ト</sub>遂<sub>ニ</sub>於耽戀<sub>一</sub>。不<sub>レ</sub>能<sub>レ</sub>已也。豫之六二。以<sub>二</sub>中正<sub>一</sub>。自守其介。如<sub>レ</sub>石其去<sub>レ</sub>之速。不<sub>レ</sub>俟<sub>レ</sub>終<sub>レ</sub>日。故貞正而吉也。處<sub>レ</sub>豫。不<sub>レ</sub>可<sub>二</sub>安<sub>一</sub>。且久<sub>一</sub>也。久<sub>ト</sub>則溺矣。如<sub>二</sub>可<sub>レ</sub>謂<sub>二</sub>見<sub>レ</sub>幾而作<sub>一</sub>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sub>レ</sub>之。早去<sub>レ</sub>之速也。又曰。人君致<sub>二</sub>危亡<sub>一</sub>之道。非<sub>レ</sub>一而<sub>レ</sub>以<sub>レ</sub>豫爲<sub>レ</sub>多。豫卦六五傳聖人爲<sub>レ</sub>戒。必於<sub>二</sub>方盛之時<sub>一</sub>。方<sub>レ</sub>其盛。而不知<sub>レ</sub>戒。故狃<sub>ニ</sub>安富<sub>一</sub>。則驕侈生。樂<sub>ニ</sub>舒肆<sub>一</sub>。則紀綱壞。忘<sub>二</sub>禍亂<sub>一</sub>。則釁孽萌。是以<sub>二</sub>浸淫<sub>一</sub>。不知<sub>二</sub>亂之至<sub>一</sub>也。臨卦彖傳

戒驕吝

橫渠曰。鄉衛之音。悲哀令<sub>レ</sub>人意思留連。又生<sub>二</sub>怠惰之意<sub>一</sub>。從而致<sub>二</sub>驕淫之心<sub>一</sub>。雖<sub>二</sub>珍玩奇貨<sub>一</sub>。其始感<sub>レ</sub>人也。亦不<sub>レ</sub>如<sub>レ</sub>是切<sub>レ</sub>。從而生<sub>二</sub>無限嗜好<sub>一</sub>。故孔子曰。必放<sub>レ</sub>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sub>レ</sub>爲<sub>レ</sub>物所<sub>レ</sub>移耳。程明道曰。富貴驕<sub>レ</sub>人。固不善。學問驕<sub>レ</sub>人。害亦不<sub>レ</sub>細。

程伊川曰。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sub>二</sub>財上<sub>一</sub>。亦不<sub>レ</sub>足於<sub>二</sub>事上<sub>一</sub>。亦不<sub>レ</sub>足凡百。事皆不<sub>レ</sub>足。必有<sub>二</sub>歉々之色<sub>一</sub>。

修  
教  
要  
錄  
卷之八

修教要錄卷之八

力行三外編一

通論

書曰皐陶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天次叙人之性，各有二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

天下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吉凶軍賓嘉五者之禮，以行使之，有常。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又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共音君，音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婉順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當尊處室中西南之隅曰與食饗不爲樂陳

氏曰食饗如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皆是不爲樂量順親之心而不敢自爲限節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鄭玄曰雖聽不聞父母之聲雖視不見父母之形然心常想像似見形聞聲謂將有三教使已然

不登高不臨深不苛訾不苛笑爲其近危辱也矣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也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爲忘親也不有私財戴溪曰粒米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有

父子不同席異尊卑也父母有疾冠者不櫛櫛往不翔爲容言不惰憂不在私好琴瑟不御食肉不

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齒本怒不到罵疾止復故司馬溫公曰凡父母舅姑有疾

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營藥餌以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捨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以求藥爲務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鄭氏曰爲有喪象也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呂氏曰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稱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顏之推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傲忽哉

子之事親也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孔氏曰父子天性理不可逃雖不從當號泣而隨之翼有悟而改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

閭羅申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孔氏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畏

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用熟諫謂下純熟殷勤若物之成熟然上

激曰復諫再諫也熟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熟物必期下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中於軟熟上

也丘文莊曰內則此章之旨朱子引之以解論語事父母幾諫章上謂二章之言相表裏解幾爲微々

諫謂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漸々細密不須峻暴強加闕截也愚竊以謂朱子之意固是但於幾字

之訓似不甚親切若以爲幾微之幾則孝子之於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方其幾微萌露之初

即探其情志意嚮之所在隨事而致其察先事而爲之防消之於未然過之於將然則用力比

於熟諫爲省矣噫孝子之於親過未形則幾諫過以形則熟諫致其親於無過之地則非徒

養其志而又有以成其德矣由是言之二章之意非但相表裏蓋相始終焉

凡父母在 子雖老不坐 吳激曰 家人有嚴君焉 父母之謂也 有尊者 在上 故子之年雖老 亦不敢坐 玉藻曰 父命呼 唯而不諾 手執業 則投之 食在口 則吐之 走而不趨 方慤曰 既曰命 又曰呼者 命之以事 呼之以來也 唯諾皆應也 而唯之應 速於諾 走趨皆步也 而走之步 速於趨

親老 出不可易 方復 不過時 親癢 色容不盛 此孝子之疏節 也 陳氏曰 易方

恐召己而莫知 所在過時 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

親在行 禮於人 稱父人或賜之 則稱父拜之

檀弓曰 未仕者不敢稅人 如稅人 則以父兄之命 不事家財也 稅謂遺子人

禮記曰 父母在 不敢有私其財 示民有上下也 父母在 饋獻不及車馬 示民不敢專

有專也 自此遺彼曰 饋自下奉上曰獻

孔子謂曾子 曰 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 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 孝之終也 夫孝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 終於立身

孔子曰 父母生之 續莫大焉 君親臨之 厚莫重焉 是故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 謂之悖德 不

敬其親 而敬他人者 謂之悖禮 眞氏曰 父母生我者也 我則嗣續乎父母者 天性之恩 孰大焉 乎

孝子之事親 居則致其敬 養則致其樂 病則致其憂 祭則致其嚴 五者備矣 然後能事親也

父母在 不遠遊 不遠遊 必有方 朱子曰 遠遊 則去親遠 而爲日久 定省曠而音問疎 不惟己之思親 不

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 遊必有方 如已告云 之東 即不敢更適西 欲下親 必知己之所在 而

無憂召 己則必至 而無失也 范祖禹曰 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 則孝矣 丘文莊曰 先儒謂朱子十四歲

喪父 事母盡孝 所以發明此章 曲盡孝子之心 蓋非身歷心驗 之不能精微 曲折如此 人子之

事親者 宜身體之

孟子曰 世俗所謂不孝者 五情其四肢 不顧父母之養 一不孝也 博奕好飲酒 不顧父母之養 二不

孝也 好貨財 私妻子 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 從耳目之欲 以爲父母戮 四不孝也 好勇鬪狠

以危父母 五不孝也 新安陳氏曰 五不孝之序 從輕漸說 至重

曾子曰 孝子之養老也 樂其心 不違其志 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 以其飲食 忠養之 孝子之身終

身也者 非終父母之身 終其身也 是故父母之所愛 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 亦敬之 至於犬馬 盡然 而況於人乎

又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何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君子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公明儀曾子弟子

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不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亨熟羶臠。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之。可也。能也。敬爲難。敬可也。安可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又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夫子孔子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勞猶功也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母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單居離曾子弟子也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行。行之如由己。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爭。辨。辨者。作亂之所由起也。由己爲無咎。則寧。謂順由己爲賢人。則亂。謂爭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

々々之父母所樂々々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々々。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

程伊川曰。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易師六二之傳言

又曰。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不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蠱卦九二傳。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云々

又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下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家人卦六二傳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母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子愛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籍簿也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曲委

張橫渠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故舊所喜謂之

羅仲素論下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仲素名從彥宋豫章人定者子孝父慈各得其所孟子曰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底耳了翁陳忠肅公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絜又格烝進也又治也

蔡氏曰和以孝使之進々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堯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處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下足以解憂者上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楊子名雄西漢人文王之為世子國君之適子曰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內庭之小臣也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也應曰諾然後退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哲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

矣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之問也吾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道大徑小也不下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差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宣曾子弟子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怒聲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嘗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嘗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殿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嘗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嘗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老萊子孝二親行年七十楚人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為小兒啼弄雛親側欲親之喜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南齊庾黔婁為屏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遣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々人悉驚其忽至一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南齊朝也黔婁字子貞易父之名病愈曰差病甚曰劇北辰極

內則曰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私室婦室也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諸舅姑々々受之則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藏以待之

婦道

舅姑使家婦毋忽雖有動勞不敢解卷不友無禮於介婦劉彝曰舅姑以事命家婦則家婦當自任其勞不可下憚其勞而怨介婦不助己遂不愛敬上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母三敢敵三耦於家婦三不三敢並行三不三敢並命三不三敢並坐三 方慤 曰兩相抗爲敵兩相合爲耦  
言使三之勞逸 不三敢與三家婦三均上也 不三敢並行並坐 亦母三敢敵耦三之事

家婦所三祭祀三賓客每事必請三於姑三介婦請三於家婦三 禮之大者亦 必請三於姑三

漢陳孝婦年十六 而嫁未三有子其夫當行成也 且行時屬三孝婦三曰我生死未三可知幸有三老母三

無三他兄弟備三養吾不三還汝肯養三吾母三乎婦應曰諾夫果 死 不三還婦養三姑不三衰慈愛愈 固紡績織紵以

爲三家業三終無三嫁意 居三喪三年其父母哀三其少 無三子而早寡三 也將三取嫁三之也孝婦曰夫去 時屬三妾

以三供三養 老母三妾既許諾之夫養三入老母三而不能卒 許人以三諾而不能信 將何以立三於世三

欲三自殺三其父母惧而不三敢嫁三也遂使三養三其姑三二十八 姑八十餘 以三三年三終盡 賣三其田宅財物三

以三葬三之終奉三祭祀三淮陽太守以聞使三使者三賜三黃金四十斤 句復三之終身無三所與號 曰三孝婦三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三書史三事舅姑三甚得三婦道三嘗夜有三強盜數十 持三杖鼓譟 踰三垣而入家人悉 奔竄

唯有三姑自在三室盧冒三自刃三往三至三姑側三爲三賊捶擊 幾 死 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三惧盧氏曰人

所三以異三於會獸三者以三其有三仁義三也鄰里有三急尙相赴救況在三於姑三而可三委棄三乎若萬一危禍 豈宜三

獨生三

事兄長

丘文莊 曰子於三父母三天性也而 婦於三舅姑三雖三非三天性之親三然緣三夫而以三父母三之道三事三之所三以助三  
成三其孝三亦天性之自然也故內則后王降三教于民三往々以三子婦三並言子於三父母三婦於三舅姑三其稱謂雖

有三異名三而其所三以事三之道則一而已

曲禮曰見三父之執三友也 不三謂三之進三不三敢進三不三謂三之退三不三敢退三不三問三不三敢對三此孝子之行也 方慤

曰愛三親者不三敢慢三於人三見三父之執三於三進退三之節三有所三不三敢則一舉三足不三敢忘三親可三知於三對問三之

際三有三所三不三敢則一出三言不三敢忘三親可三知

年長以倍 則父事之十年以長 則兄事之五年以長 則肩陪 差行而 之群居五人 則長者必異

席 此泛言三長幼序三 長者賜三少者賤者不三敢辭三 陳氏曰辭三而後受 賓主平交之禮 非三少賤事三尊貴三之

道 少儀曰尊長於三己踰三等不三敢問三其年三燕見 不三將三命遇三於道三見 則面不三請所三之不三畫三地手無三容

不三娶 也 也 寢 則坐 也 而將三命 命非三賓主三之禮三也相三遇於道路三尊長見三己則面三見之三不三見則隱避不三敢

履三動之三也不三請所三之不三敢問三其所三往也無三故而畫三地弄三手以爲三容揮

扇以取三涼皆不敬也若當三尊長寢臥三而傳三命則跪而言不三敢直立以隨三之

王制曰父之齒年與隨行從其兄之齒年與雁行並行朋友不相踰並行輕任并重任分

折而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者老不徒行無庶人者老不徒食無

劉彝曰帝王之爲治也不出人倫天下之人入於五品爾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人皆服教化

父之齒隨行父子之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雁行兄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教

著於道路矣轉任并重任分任恤之行著於道路矣班白不提挈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故君子者

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爲子弟者莫不知敬其兄也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朱子曰藏怒謂藏匿其怒宿謂留宿其怨也

程伊川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

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

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閭閻里巷之門也夫愛父母之口體犬馬重於己之口體犬馬者天理之明也愛父母之子輕於己

子者人欲之蔽也

張橫渠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不

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

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

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瓊字珍之北朝人乙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于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

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

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

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晉咸寧中大疫廩衰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病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衰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

乃曰衰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衰無恙

北朝揚播字延慶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椿字延壽恭謙兄弟且則聚於

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々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

共談笑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三公之稱而津常且莫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

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々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

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

言一總麻之服同炊爨一四世不分異也

唐李勣寺英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

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

宋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

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伯康名旦

江州陳氏名褒南唐人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

男女別

至諸犬為之不食陳氏十世同居犬知愛其類和順之所感也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閑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傳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

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

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丘文莊曰

程氏所謂閑之之法度是即禮也先儒謂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位乎外女位乎內男

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所以謹始也吁謹其始於其男女心志未變動之初則豈復

有傷恩敗倫之事也

曲禮曰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闔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闔掌中門之禁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也奠之而後取之

陳氏曰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中相外之事上惟喪祭

二事乃得以器相授受者以祭為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乃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

篚使授者置之篚中也授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亦就地而跪以取之

男女不雜居不同櫛櫛置衣服之具不同巾浣潔櫛者不親受陳氏曰此四者所以遠私褻



之嫌

外言不入於相也門限內言不出於相孔氏曰男職在官政女職在織紝各有區域不得濫預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  
 食陳氏曰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也此與幼所佩香纓不同

男女異長鄭玄曰男女各自為伯季也

內外不共井不共湑室浴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  
 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猶障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  
 右女子由左劉彝曰內外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湑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  
 通乞假嫌往來也不通衣裳嫌淆雜也內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禮當  
 入內嘯則涉乎異也指則涉乎覘也有燭則行夜有不可得而已也無燭則止行則涉於不明  
 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古之道也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

春秋左傳君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

家語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  
 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太故謂喪憂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夜處於內  
 是故夜居於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疾可也

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者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門限皆不踰闕門限祭

悼子康子與焉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醉不受徹敬姜不親受俎不寔敬姜不親受宗不具不釋釋又祭也釋不盡飲則

退飲宴安也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禮趣度於禮矣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  
 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

伏屈伏也專制自遂即下文所謂擅為獨成也饋食供饋酒食也已止也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一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  
 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及日猶言終日不百里猶言不越境參使人相參也驗證據也凡此皆所下以正婦德而使  
 之正上也

謹夫婦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見謂才德著見也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不敢縣於夫之揮旒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湑浴夫不在斂枕篋  
 簟席獨器而藏之不敬也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問衰老無嫌及猶至也  
 春秋左傳曰晉臼季晉臣也使過翼見翼缺其妻媿之翼翼普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  
 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々以治民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楊涼曰此蓋誤耳當爲冰泮逆女霜降殺內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  
 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楊涼唐憲宗時人註於荀子

丘文莊曰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蓋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陰陽之氣凝而成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陽而女陰也男陽而配合女之陰則爲夫婦  
 由是而生父子由是而成君臣由是而叙爲尊卑上下親疏之分此禮義所由以錯也是以人君爲  
 治必以正家爲本而家之所以正者統系明內外辨秩然有其禮也禮始於謹夫婦々々之謹在下  
 於正男女位而分中別之上人君既正身修德以閑其有家又必命官惇典庸禮以敷德教於天下

胎教

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大防之所在男盡男之禮女盡女之禮各夫各婦各婦以是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治平之基於是乎立矣三代之盛率循是道漢唐以來治雜於伯  
 而以夷狄自處而不知其非宋世雖稱尙文然藩服郡邑皆置營妓而名爲士大夫者亦蓄歌  
 姬時或出以娛賓而人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典雇至于胡元入中國五者之倫數盡而男女  
 一倫尤甚我朝承其後痛加禁革立爲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終身不齒宋朝視我有  
 媿多矣昔漢承秦人苛刻之後一切反其所爲然路溫舒猶謂秦有十失其一尙存今元之弊政  
 汗習固已汎掃無餘矣然猶不免有一之尙存者男女之無別也今燕趙齊晉之域古所謂中州也自  
古聖帝明王大賢君子過化存神之地禮義廉耻所自出也而今閭閻之下貧下之家內外尙無限隔乃至下  
 男女同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嫂叔之不互相迴避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爲昏配諸如此類者尙或有  
 之乞教有司痛加禁約一洗戎夷之餘穢以昭盛代之文明毋使片豷寸類以爲大朝之玷  
 程伊川曰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媿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  
 常久之道也靜正乃相處可久之道媿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由生也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  
 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三誓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側謂側其身一邊謂偏其身

躡任一足也邪味不正之味割謂一切肉也謂坐席邪色不正之色淫聲不正之聲也

妊子之時必謹所感心感於物則其子形音肖之故妊者能謹於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識必過人矣此之謂胎教

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摯國名女也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

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

太任為能胎教始受命曰宗

生子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於燕寢也夫使人日再問之作作有感動而自問之妻不

見使姆衣服而對至子生子夫復使人日再問之

斯干之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也其泣嗶々大也朱子曰寢

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

又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楊載弄之瓦也無非無儀也唯酒食是議無

父母詒也朱子曰寢之地卑之衣之以裸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為有事也有

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

內則曰生子男子設弧也於門左女子設帨佩巾也於門右三日始負也子男射女否方懸曰

設弧於門左者天道所尊設帨於門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設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弧帨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實也古之人重男女之生又重男女之別非特見於弧帨而已男則寢

於牀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晝服之裳女以夜服之楊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

璋女以所有事之瓦

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其非家子則皆降一等鄭玄曰凡接之雖三日之內

尊卑必皆選其吉焉輔廣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禮接之於是為至丘文莊

曰今世人家生子三日而會親姻亦古人接子之意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

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大夫子有食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鄭玄曰異為孺子室者特埽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子師教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

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意微弱將驚動也孔氏曰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但士不具三母爾司馬溫公曰凡子始生必為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音男角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音男角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音男角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音男角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相立東面音男角先相曰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音男角夫對曰欽有帥音男角父執子之右手咳

咳聲音男角而名之音男角妻對日記有成遂左還授師音男角子師辯也音男角告諸婦諸

母名音男角諸婦謂同族尊者之妻音男角妻遂適寢音男角復夫之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

藏之音男角宰告閭史音男角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音男角州伯命藏諸

州府音男角夫入食如養禮音男角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

妻食如饋舅姑之禮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音男角不以隱疾音男角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音男角以德命為義音男角若

王名昌武音男角以類為象音男角取於物為假音男角取於父為類音男角不以國不

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音男角

內則曰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

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遂入御音男角鄭氏曰內寢適妻寢也此謂大夫

庶人無側室者及三月辰夫出居群室音男角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音男角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

文公家禮曰主人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主人立於香卓之前告曰某之婦某氏以某月某日生子名某

敢見告畢立於香卓東南西向主婦抱子進立於兩階之間再拜主人乃降復位

丘文莊曰愚嘗覽括文公家禮以為儀注前一日齋宿其日夙興陳設如常儀主人以下各具盛服

詣祠堂前男列於左女列於右世為一列各盥洗啓櫝訖主人請香案前焚香爵酒再拜以降神

修教要錄卷之八

五〇五

教子

衆參神行四拜禮主人斟酒主婦點茶訖主人詭告辭云俯伏與主婦抱子立兩階間四拜然後衆辭神行四拜禮々々畢奉主人入櫛生三長子則用此儀次子則稍殺之

內則曰子能食也飯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也然六年教之數萬之數與方名四方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飯食必後長者行座皆居始教之讓

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二十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所處宿于外學書六計九禮

帥初凡禮皆循其初朝夕學幼儀請肆簡簡謂書諒謂言語信實請肆者請于長者而習學之

顏之推曰教子嬰孩在謹其始子之初生也不可不可不使知之尊卑長幼之禮若下侮詈父母毆

擊兄弟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不辨好惡遂謂當然及其既長習已成性乃怒而禁

之不可復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此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

惡故也丘文莊曰內則所言教子之法自能食能言始其叙年自六年以至七十而後止而此所

采止於十歲者陸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蓋就外傳以後則其所學者屬於師友而不繫于父

兄之家教也

女子十年不出外門也 姆女師也 教婉謂言語 婉謂容貌 聽從以順 執麻枲謂績 治絲

繭謂蠶織紡紝組紉皆是織澣闔者爲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

肉禮相助奠以禮相長者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出末

曲禮曰幼子常視母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可不傾聽劉彝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

有外物生其好惡者無所學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如泥之在鈞惟人所模故

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視之以詐僞則詐僞篤於其心矣模範之初貴得其正則五

事之用無不出於誠而適於道也故曰幼子常視母誑

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

春秋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之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范甯曰羈貫謂交午剪髮

爲飾成童謂八歲以上

張橫渠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

子弟之事則于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有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人子則不能

安酒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賢

甚則至于狗私意義理都喪上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上

楊文公家訓曰 公名億字大年 謚文宋浦城人 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人之言爲主日記故事

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廉耻等事如黃香扇枕 字文強 陸績 字公紀 懷橘叔敖 楚官名焉 陰德子路 楚官名焉 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家禮曰子能食飼 似音 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

尊長有下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

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

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飯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

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

之類畧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

往可以讀孟荀揚子博觀群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

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婉 柔順貌 聽從及女工之大

者未冠笄者雞鳴而起總角 洗面也 而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

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通教子弟

丘文莊曰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曰禁于未發之謂豫朱子亦曰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

所教所謂慎初所教即是豫教於未發之初也蓋以人之初生童孺之時元氣未漓天真未散善性未

斷情竇未開當此時而開導之則順而易過此時而防閑之則逆而難

學制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 五倫也 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 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適子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

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

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

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門側之堂謂之塾古者廿五家爲闔同共一卷々首有門々邊有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左右師坐於兩塾民在之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五百家爲黨術讀

爲遂萬二千五百家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

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中禮失禮者也貴遊子弟王公之子無宜

也。師氏掌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保氏掌下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教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雲明大卷大咸大濩大夏大濩大武。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王制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戈。秋冬學于羽籥。皆於東序。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盡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服。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弗運反掃。席前曰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

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少儀曰。人生十歲曰幼學。名曰幼始。可學也。二十曰弱冠。始成血氣未定。故曰弱。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

服官政也。艾老。六十曰耆。指使。耆者至也。一云耆稽久也。指使指事使人也。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八十九曰耄。耄。憊忘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七年曰悼。愛也。幼年尊老。百年曰期。願。願養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並行。差退。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提携謂牽行。負劍辟咎。咎詔。之則掩口而對。負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帝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扱。扱也。謂收糞時。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物也。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尊不。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爲有。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爲其不欲。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遷移也。坐。必安。執爾顏。安不。動也。長者不。及母。僂言。僂。僂也。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勦猶。取。入。母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生。侍坐。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敢錯亂。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重道。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燭至起。食至起。

上客起燭不見跋本也嫌 跋有厭倦 尊客之前不叱狗不致倦嫌若 讓食不唾嫌有穢惡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 而對長者賜少者賤者不致辭

侍坐於君子請見不請退君子欠伸運芻澤劍首還履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運澤玩弄也玩弄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曰謹者行之有常也信

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

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

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朱子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

性堅定故能立

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朱子曰爲猶學

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夏曰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朱子曰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

必謂之已學也

馬援字文淵漢茂陵人 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俠以權力 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下汝曹聞

人過失一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

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伯高名述京兆人出言皆善而無可選擇 謙約節儉廉公

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名保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

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

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吳氏曰鵠鶩皆鳥而略相似虎

狗皆獸而絕不同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下以惡小而爲之勿下以善小而不至爲 昭烈漢帝名 備字玄德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子瞻字思遠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

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唐柳玘字直清柳公綽之孫仲郡之子 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



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前經一體無而不知論當世而解願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

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所養一何殊此言不好善之失體猶言衣冠一斷養謂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酒以啣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空也

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群猜鮮有存者此言好奔競之失名宦顯任也匿近陰附也資品也余見名門右族莫不下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中立之上莫不下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

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名門右族皆大家也頑劣輕率者傲皆敗家之由也范魯公質字文秦周宰相為宰相從子兄之呆音嘗求奏遷秩也質作詩曉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々奉親長不致生驕易戰々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怡々和戒爾學干

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鷗詩名其辭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遺死茅鷗今亡其辭矣皆刺無禮宜鑑詩人

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

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八達晉胡母輔卓羊曼桓髡阮字光逸八人終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々

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契合也忿怒容易生風波比忿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々深廣淡

如水舉世好承奉昂々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籛餘不能胸者與戚施駝背者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々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不能仰

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々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得之意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々羈寄旅寓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

勿使增罪戾閉門歛蹤跡縮首避名勢々々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實既相周復相宋故自謂羈旅之臣宋太祖受周禪故比之堯舜之

治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也灼々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々澗

畔松鬱々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空也程明道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

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又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二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々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又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上雖未曉知且當薰聒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程伊川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卿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下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朱子曰嘗疑曲禮衣無撥足無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歌小兒語也

陳忠肅公曰名璣字登中號了翁忠肅諡也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忠肅宋延平人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

者若能知之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武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一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與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

名雅諡康節邵堯夫宋河南人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

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傳有之曰書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以爲不足之謂

胡文定公名安國字康侯文定諡也宋建安人與子書曰三字寅字明仲寧字和仲宏字仁仲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程伯子也朱子稱其十四五歲便學聖人希文范文正

公也朱子稱其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在立志

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一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

以三公自期待而力行以求至焉聖賢之德業不遠矣

考求立法之意而操之縱之斯可為

執也守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法律也古者以三尺竹簡書之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

乎如禹之菲飲食湯之不適聲色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中國正獻公名公者字晦叙相宋封中國侯也

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下以事物經心而

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夕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也祁火暑雨侍立終日不命

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

謹縛袴所以纏繞袴管一者亦謂之備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

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穎州歐陽公名修字永叔諡文忠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之字伯強

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

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

通禮

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祭相見吳澂曰冠昏喪祭四者家之禮也鄉相見二者鄉之禮也

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朱子曰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

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

祖矣

程伊川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獮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

先祖甚不可也孟春獮祭魚季秋豺祭獸皆報本也奉養奉養其親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々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

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

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六禮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也主本也新物禰父庶遷奉也正寢正堂也月朔一月之始四時天道之變冬至陽生之始立春物生之始季秋物成之始忌

日親之死日君子於此必有悽愴愴之意

朱子曰禮有本有文自下其施於家者上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

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下以一日而不上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有之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又曰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用上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以及於禮也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趨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道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丘文莊曰宋儒朱子本儀禮及程張司馬氏諸家禮書作爲家禮一書酌古準今實爲簡易可行太宗皇帝命儒臣修性理大全書已載其書今士大夫家亦往往有舉行者乞敕禮部詳定頒行天下

冠筭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內則曰男子二十冠始學禮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祝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

受胡也 福三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威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冠禮儀表備載朱文公家禮今略之唯出祝辭 郊特性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曰已冠而字之 陳氏曰著代顯其爲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戶牖之間加禮於有成之成人之道也 人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者使下其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于房戶外南面醮亦戶外也 丘文莊曰古禮三加始加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再加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愈加而愈尊後世拘於時服非若古人可以上下通用上行禮者因時制宜不必盡拘拘可也

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丘文莊曰後世筮法不全而爲賓之人難得惟擇而用之可也 見於母々拜之見於兄弟々々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 司馬氏曰此禮今難行但於拜時母起立可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

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呂大臨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于童穉也 必知人倫之備焉

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々々故行之于廟 司馬氏曰今人少家廟但冠於外應 筭於中堂可也

家語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也 丘文莊曰程氏言今行冠禮若制古 服而冠々々了又不常服却是僞也必須用今時之服夫古禮始加緇布冠冠畢而徹之亦是常時不 用之服豈是僞哉今家禮始加深衣幅巾亦是不忘古之意

司馬溫公曰古者二十而冠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 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 加巾帽士庶所著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弄戲也過二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 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 俗之弊不可猝變也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上 然後冠之斯其羔矣

程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二十二年非可責之

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下以成人望之也徒行此節文何益 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內則曰十有五年而笄笄簪也婦不冠以 簪固髮而已

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也婦人執其禮燕則髮首孔氏曰燕則髮首者謂既笄之後尋 常在家燕居則復去笄而分髮為髻今案女子加笄 之禮詳出朱子

禮家 常在禮家家燕居則復去笄而分髮為髻也此為未許嫁故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

昏禮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謂男女之名非受幣不交接謂親近故日月以告君齊

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內則曰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方壻曰嫁止

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者陰以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納為以爲 采擇之禮問名問之 女

納吉得吉卜納徵又謂之納幣者納幣 以爲昏姻之證也請期昏姻 日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

聽命于席下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丘文莊曰古語云六禮不備貞女不行古人所以敬慎重正于昏禮一如此敬則不敢慎則不忽重則必致其隆正則不流于僻所以然者蓋欲下以之上奉宗廟下繼中後世然亦使其知其夫婦之倫乃綱常之大道 男不敢忽其婦女不敢狎其夫必相與偕老而不輕相背棄也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而合之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丘葵曰昏姻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五兩十端也

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 兄弟不出闕門 兩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 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 諸母般養也盛也物以備舅姑之用 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漢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蚤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 司馬溫公曰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昏亦有指腹為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下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上

孔子曰女有五不取 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 朱子曰所謂不取者是世々為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取却可疑若然則無

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也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以取無所以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 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偷薄也媵從嫁者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家曰婿壻家曰壻 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下輕其夫而傲其舅姑上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志氣者能無愧乎

又曰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中後世也今世俗之貧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給負約者是乃駙會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其舅姑既被欺詎則殘虐其婦以擅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起資裝以悅其舅姑者殊不知彼貧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川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資貨於女氏貨有盡



去一 橫於直者之下也 丘文莊曰古人之死必爲之大小斂所以束其屍而使之堅實上後世不知此禮往々有謂不忍將死者束縛而不肯斂者此愚下之見也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在大棺之內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四寸 司馬溫公曰棺欲厚然大厚則重而難以致遠又不必高大占地使壙中寬易致摧毀宜深戒之槨雖聖人所制自古用之然板木歲久終歸腐爛徒使壙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孔子葬鯉有棺而無槨又許貧者還葬而無槨今不欲用非爲貧也乃欲保安 亡者爾伊川曰棺之合縫以

松脂塗之則縫固而木堅 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一萬年爲琥珀一物莫久於此故以塗棺古人已用之 丘文莊曰死者人所不免故王制六十歲制謂制棺也人至六十死期將近故必豫爲制棺恐一旦不測倉卒之際亟難措置也古之孝子慎于送終之禮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必誠則於死者無所欺必信則於生者無所疑勿之有悔則於生者死者皆無憾矣必如是庶幾孟子所謂盡于人心者上乎

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無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與旋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封當作朱 子曰喪具稱家之有無

貧而厚葬不循禮也 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 丘文莊曰家禮立喪主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主饋奠其與賓客爲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蓋親者主饋奠尊者主賓客凡禮皆然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 蘧伯玉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 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春秋傳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陳氏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降于諸侯而三月士庶人又降于大夫故踰月也今總云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此固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當從左氏說爲正 丘文莊曰古者置棺于坎而塗之謂之殯後世無所謂塗之者三日大斂之後入棺即以爲殯也王制通謂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而左傳則又分大夫三月士踰月而不言庶人蓋先王制禮不下庶人人家貧富不同事辨即葬不拘日也王制通以三月一言而左傳謂士踰月蓋士踰月即可葬不得已而至于三月亦不爲過庶人事具即葬然有故焉亦許至三月然踰三月則不可也所謂不得已或有故者蓋其間有貧窘或遠行未回及適有疾病者皆許延至三月但不可出三月之外

禮記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飲食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內則曰父母有婢子婢所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身敬之不衰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胎父母命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胎父母羞辱必不果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朱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尊

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食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三日親始死時也不食如水漿不入口之類也孔子稱而表之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子臯孔子弟子名柴無聲出涕曰泣血

魯顏丁善居喪始死皇々焉也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々焉也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

然如不及其反而息息者待也待其反也皆不忽死其親至情

海虞令何子平南朝會稽人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

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祖露情括髮人子初喪之禮也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

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與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

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壙

司馬溫公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虞祭名期周年也祥吉也祭用吉禮中

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一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

月而禫祭名大祥之後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

食肉飲酒者酒一宿熟者曰醴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

放誕居喪無禮何曾字穎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

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上宜下殯四夷無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

武帝裕居武帝憂使下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上會長史劉湛字弘入因命膾酒膾

炙字車螯澁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

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

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襟裏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

五代之時馬殷據湖南猶食雞雁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臠蒸熟也何世無賢然則五

武穆王者即殷也矣修教要錄卷之八

五三一

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面見一人無愧人亦恬也安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矣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輻音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禮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下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下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又曰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也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苦蒿薦塊土也麻在首曰經在腰曰帶撤亦去也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

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坐猶為也沈滯坎珂終身沈滯不振也坎珂不遇也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又曰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樸素布裹鞍馬也

又曰世俗信浮屠誑誘于始死及七七百日幕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諸苦楚殊不知人生含血氣一知痛癢一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于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于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春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下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下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路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丘文莊曰追薦之說惟浮屠氏有之而近世黃冠師亦有之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屠得財亦效而尤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溫公書儀止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之所以為此者士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為之以為當然之禮耳其間固有因果而作者然亦其徒云耳若夫市

井小人、其親之存、飢寒患難、尙有所不卹、況其既死又肯捐其財、超其出地獄而升天堂哉、無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爲之耳、若夫所謂士大夫及仕官之家、其心亦有知其非而不欲爲者、然念其祖父以來、世襲爲此、而凡其親族姻戚鄉鄰之家無不如此者、而我何人一旦乃敢不爲、既恐他人議己之不孝其親、又恐其議己之吝財費也、中有特見之士、毅然欲爲然、當親死之時、五內分裂、其禮散見于經傳之中、無有定說、平時失于講究、一旦臨事欲行、從何措手、欲資之人一時無有所謂稽古知禮者苟直情而徑行則又反不如如二教之有據依、是以不得已而用之也彼佛之言止說天堂地獄歸向之者可中以免苦而即樂未有所謂科儀也而科儀之作、蓋我中國之人竊我儒之士直乘其隙而用之以攫民財、吾儒不之覺也方且作爲言語文字以攻擊其非而不不知吾禮之柄爲彼竊弄、是以攻之非不力而卒莫如之何也已昔宋儒朱子所著家禮會粹諸家禮以爲一書而于喪禮尤備、愚嘗以淺近之言、節要以爲儀注、刻板已行伏望聖明行禮之

又曰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福貴賤賢愚壽夭盡係于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棄損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莫甚于此

服制

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掘、深則溼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

程伊川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二一人家化之、洛水名在河南

檀弓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鄭氏曰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法制也、吳澂曰喪禮制爲斬齊

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食肉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

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

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無隆古之道也、丘文莊曰周禮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蓋以五服

之冠經衰裳皆有取義非徒異其製而已也、五服者一曰斬衰三年正服則子爲父也二曰齊衰三年其正服則子爲母也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等差有之三日大功九月其正服則

爲從父兄弟姊妹謂伯叔之子也四曰小功五月其正服則爲從祖祖父從祖姑謂祖之兄弟姊妹也五曰總麻三月其正服則爲族會祖父族會祖姑謂曾祖之兄弟姊妹也詳出宋文公家禮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

喪、父而無服、程伊川曰師不立服不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之于孔子、

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雖衰三年可也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張橫渠曰古不制師

服<sub>レ</sub>師無<sub>レ</sub>定體也見<sub>レ</sub>彼之善<sub>ヲ</sub>而已傲<sub>レ</sub>之亦師也故有<sub>レ</sub>得<sub>レ</sub>其一言一義而如<sub>レ</sub>朋友者上有<sub>レ</sub>親炙如<sub>レ</sub>兄弟者上有<sub>レ</sub>成就己身而思如<sub>レ</sub>天地父母者上此豈可<sub>レ</sub>以一槩服<sub>レ</sub>之故聖人不<sub>レ</sub>製<sub>レ</sub>其服心<sub>レ</sub>喪之可也 丘文莊曰五者之倫有<sub>レ</sub>天合者有<sub>レ</sub>人合者皆有<sub>レ</sub>天然之分本然之則其理一定故聖人立<sub>レ</sub>為<sub>レ</sub>服制各稱<sub>レ</sub>情以立<sub>レ</sub>文以為<sub>レ</sub>不易之道獨于<sub>レ</sub>師不<sub>レ</sub>為<sub>レ</sub>定制焉孔門諸子朝夕從游凡天地間義理古今制度事為變故無<sub>レ</sub>不<sub>レ</sub>講明辨問而于<sub>レ</sub>喪祭吉凶之禮尤加<sub>レ</sub>詳焉獨于<sub>レ</sub>喪<sub>レ</sub>師之服略無<sub>レ</sub>一言及<sub>レ</sub>之之意者恐有<sub>レ</sub>豫凶事之嫌歟逮<sub>レ</sub>孔子既沒之後始疑<sub>レ</sub>所<sub>レ</sub>服如<sub>レ</sub>本書心喪者身無<sub>レ</sub>衰麻之服而心有<sub>レ</sub>衰戚之情三年之間不<sub>レ</sub>飲<sub>レ</sub>酒不<sub>レ</sub>食<sub>レ</sub>肉不<sub>レ</sub>御<sub>レ</sub>內時至而哀<sub>レ</sub>至而哭充<sub>レ</sub>々瞿<sub>レ</sub>々慨然廓然無<sub>レ</sub>以異于<sub>レ</sub>倚廬之間几筵之下兆域之側也夫是之謂<sub>レ</sub>心喪

祭法

曲禮曰君子將<sub>レ</sub>營<sub>レ</sub>宮室宗廟為<sub>レ</sub>先 丘文莊曰古者宗廟大夫三士二庶人祭<sub>レ</sub>于<sub>レ</sub>寢然<sub>レ</sub>今世大夫士無<sub>レ</sub>世官不<sub>レ</sub>得<sub>レ</sub>立<sub>レ</sub>廟宜<sub>レ</sub>如<sub>レ</sub>三家禮立<sub>レ</sub>為<sub>レ</sub>祠堂

凡家造始造<sub>レ</sub>家祭器為<sub>レ</sub>先

無<sub>レ</sub>田祿者不<sub>レ</sub>設<sub>レ</sub>祭器有<sub>レ</sub>田祿者先<sub>レ</sub>為<sub>レ</sub>祭服君子雖<sub>レ</sub>貧不<sub>レ</sub>粥<sub>レ</sub>祭器雖<sub>レ</sub>寒不<sub>レ</sub>衣<sub>レ</sub>祭服為<sub>レ</sub>宮室不<sub>レ</sub>斬<sub>レ</sub>于<sub>レ</sub>丘木 藍田呂氏曰孟子云惟士無<sub>レ</sub>田則亦不<sub>レ</sub>祭牲殺器皿衣服皆不<sub>レ</sub>備故也不<sub>レ</sub>祭則薦而已與<sub>レ</sub>庶人同故不<sub>レ</sub>設<sub>レ</sub>祭器也丘木所以<sub>レ</sub>庇<sub>レ</sub>其宅兆為<sub>レ</sub>宮室而斬<sub>レ</sub>之是慢<sub>レ</sub>其先而濟<sub>レ</sub>吾私亦不<sub>レ</sub>敬也

支子不<sub>レ</sub>祭祭心告<sub>レ</sub>于<sub>レ</sub>宗子 鄭玄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sub>レ</sub>適子之家庶子不<sub>レ</sub>敢輒祭若宗子有<sub>レ</sub>疾不<sub>レ</sub>堪當<sub>レ</sub>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sub>レ</sub>于<sub>レ</sub>宗子然<sub>レ</sub>後敢祭

程伊川曰古所謂支子不<sub>レ</sub>祭者惟使<sub>レ</sub>宗子立<sub>レ</sub>廟主<sub>レ</sub>之而已支子雖<sub>レ</sub>不<sub>レ</sub>祭至<sub>レ</sub>于<sub>レ</sub>齋戒致<sub>レ</sub>其誠意則與<sub>レ</sub>祭者不<sub>レ</sub>異可<sub>レ</sub>與<sub>レ</sub>則以<sub>レ</sub>物助<sub>レ</sub>但不<sub>レ</sub>別立<sub>レ</sub>廟為<sub>レ</sub>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sub>レ</sub>立<sub>レ</sub>宗子當<sub>レ</sub>從<sub>レ</sub>此義雖<sub>レ</sub>不<sub>レ</sub>祭情亦可<sub>レ</sub>安若不<sub>レ</sub>立<sub>レ</sub>宗子徒欲<sub>レ</sub>廢<sub>レ</sub>祭適<sub>レ</sub>足以長<sub>レ</sub>惰慢之志不<sub>レ</sub>若使<sub>レ</sub>之祭猶愈<sub>レ</sub>于<sub>レ</sub>已也

朱子曰兄弟異<sub>レ</sub>居廟約不<sub>レ</sub>異只合<sub>レ</sub>兄祭而弟與<sub>レ</sub>執<sub>レ</sub>事或以<sub>レ</sub>物助<sub>レ</sub>之為<sub>レ</sub>宜而相去<sub>レ</sub>遠者則兄家立<sub>レ</sub>主弟不<sub>レ</sub>立<sub>レ</sub>主只于<sub>レ</sub>祭時旋設<sub>レ</sub>位以<sub>レ</sub>紙榜標記逐<sub>レ</sub>位祭畢焚<sub>レ</sub>之似<sub>レ</sub>亦得<sub>レ</sub>禮之變

丘文莊曰古者宗法行故支子無<sub>レ</sub>自祭之禮今世人家兄弟多有<sub>レ</sub>析居及出<sub>レ</sub>遠宦者上<sub>レ</sub>不能<sub>レ</sub>皆合<sub>レ</sub>祭于宗子也乞<sub>レ</sub>敕<sub>レ</sub>禮官定<sub>レ</sub>制凡人家庶子只許<sub>レ</sub>祭其所<sub>レ</sub>曾經<sub>レ</sub>事者上<sub>レ</sub>如<sub>レ</sub>逮<sub>レ</sub>事曾祖或祖則許<sub>レ</sub>祀之逮<sub>レ</sub>事者惟得<sub>レ</sub>祭禰其宗子之家父祖分產之時必須以<sub>レ</sub>一分為<sub>レ</sub>祭需下原不<sub>レ</sub>曾有<sub>レ</sub>者上<sub>レ</sub>衆共補<sub>レ</sub>之兄弟析居者不<sub>レ</sub>許<sub>レ</sub>自祀其父遇有<sub>レ</sub>告祀薦<sub>レ</sub>新之類皆就<sub>レ</sub>長兄家行<sub>レ</sub>禮如此是亦敦<sub>レ</sub>本厚<sub>レ</sub>俗之一端

王制曰庶人祭<sub>レ</sub>于<sub>レ</sub>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sub>レ</sub>田則祭無<sub>レ</sub>田則薦 鄭氏曰有<sub>レ</sub>田者既祭又薦<sub>レ</sub>新何休曰有<sub>レ</sub>牲





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劉敞曰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贊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無耻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贊主人三辭贊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為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為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中人重其身而母也邇於辱也所以使中人慎其交而母也邇於禍也丘文莊曰古之人不輕相接一見之頃而且委曲詳悉如此一贊之微而且力辭固拒如此當世之士夫相與者豈復有狎暱放蕩之失交通賄賂之私哉

以仇

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恒執殺之備交遊之讎不同國讐不吾辟則殺之

父者子之天也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

周禮調人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

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也弗與共天下也遇諸

市朝不反兵而鬪不釋兵也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御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

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魁猶首也

修教要錄 卷之九

修教要錄 卷之九

力行四外編二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將、猶承也。匡救其惡、匡、正也。故上下能相親、西山真氏曰、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銷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為仇者、吁可歎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者、犯顏之謂、非陵犯之犯也。西山真氏曰、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直、戒其欺、君之僞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略同、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ナルトキハ西山真氏曰、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



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愛君意乎、曰、此所以為愛君也、君臣之交、蓋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焉、狗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為去就、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愚故謂不合而去、乃所以為愛君也、

孟子將朝王、齊宣王使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東郭氏魯大夫、其家有

子甲之公孫丑孟子弟子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

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孟子之從兄弟、學於孟子者也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古者有疾、自稱曰不能采薪、謙辭也

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于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

無歸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丑氏、齊大夫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

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于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孟子惡歎是何

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

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西山真氏曰、孟子

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之禮、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亦託疾

而不往也、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下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乃敬之大者也、

僕類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齊人之

敬君以貌、故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忠、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祖禹曰、人臣以難

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

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者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適音適、義亦同政不足問也、問、猶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至君仁

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西山真氏曰、伊川曰、天下之

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即害于政、不待乎發之于外、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

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

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々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

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故侍講張栻亦曰、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下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愚謂顧・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指、故略著于此云、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

西山真氏曰、孟子此言、蓋謂事君者不在用兵廣地、而在于善其君之身心、當道、謂其動合于理也、志仁、謂心在于仁也、君之所行、皆合乎理、而其心常在於仁、則雖土地之狹、不害於興、湯文所以由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也、君之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在於仁、則雖土地之廣、不能保其有、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也、然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孟子告齊梁諸君、一曰仁、二曰仁、正欲其志於此也、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事君者其可不如此、春秋傳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晏子名嬰字平仲齊之賢大夫、子猶馳至造焉、齊梁諸君子猶、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亨與烹同、言用六物、燂之以薪、燂音戰、宰夫和之、調也、以洩其過、言洩去其味之過者、

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于、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饗假無言、饗、總也、大也、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本言三祭事、晏子引之、以爲和羹之既成備、既均平、則地大政不待于言、而時人自無爭者、今據不然、君所

曰可、據亦曰可、君所曰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梅和之、則不可食也、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琴瑟皆樂也、必有五音十二律、然後聲和、而可聽、若專用一音一律、則不可聽矣、同之不可也如是、

西山真氏曰、古者盛時、明良會聚、不惟都兪、而有吁咈焉、曰都曰兪者、相可之謂也、曰吁曰咈者、相否之謂也、惟其可否相濟、所以爲唐虞之治、衛侯言事自以爲是、而羣臣和之、若出一口、所以致亂亡也、後之人主、有所欲爲、率惡人之已異、曰此沮吾之事也、不知以否濟可、乃所以成吾事、而何沮之云、惟斟酌劑量於可否之間、如和羹、然、期于適口而已、則其異也、乃所以爲同、而其忤也、適以爲順、吁人主於晏子之言、可不深味也哉、

漢汲黯爲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其諫犯主之顏色、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言欲施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

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汲黯之賢也、黯猶愚也羣臣或數黯數責也、謂責其太直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病、嚴助爲請告、嚴助亦時近官上曰、汲黯何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瘧人、瘧、與愈同、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古勇士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

西山真氏曰、人臣之義、以忠直爲本、汲黯之直、武帝以爲近于古社稷臣、而卒不能用、公孫弘輩乃寵任始終焉、蓋帝之心以佞邪爲適己、而以忠直爲拂己也、

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己也、又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一耳、

龜山楊子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待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劉向別錄云、申子之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又曰刑、名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序傳、言治刑法、

及名實者也、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々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問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致堂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  
莫難強如忿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々焉思齊以事其君  
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仿則天也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

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朱子曰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上

象山陸氏曰古人所以下不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群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汚人牙頰問哉

西山真氏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說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姦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儉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己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

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大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乃至於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傳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下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

居官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

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呂氏名本中字居仁宋正獻公之曾孫作童蒙訓

又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吳子曰清謂廉潔不污慎謂謹守禮法勤謂勤於職業能是三者則能持身而可以治人矣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疎絕要以下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猾狡猾餌約餌不致舉動為吏所制也不貲不可量也譴罪責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暴怒怒之暴者中中理也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下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擦挑取也

程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周禮一命受職如今之九品也識也物即人也一命猶然況居大位者乎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伊川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知只是爭私意

簿者縣之佐令者縣之長動感動也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下事父兄之道上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劉安禮問臨民程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安禮字立之明道弟子輪猶盡也

將朝

修敬要錄 卷之九

五五四

始見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家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適往也、公所君所也、宿前期也、史掌文史者、笏者忽也、書事以備忽忘者也、思謂所思、告君者、對謂所擬對、君者、命謂君命、三者皆書於笏、有進思盡忠之意焉、既服、著朝服畢也、容貌觀儀佩玉之聲、點檢不至、則失色於人、故預習之、士相見禮曰、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促恭懇貌也、其為恭士大夫一也、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趨翔、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君答七大夫一拜、若他拜之人、則使下摯者、還中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不致辭、再拜稽首受、白虎通曰、臣見君所、以有贊何贊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幅也、王者因臣之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子見父無贊、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贊、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己之誠、副己之意、故有贊也、士相見義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雁士、雉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雁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其摯者、致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

朝禮

之摯以養人、唯君受摯者、唯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當養也、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闈、右不踐闈、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朱子曰、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闈、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闈、則不、格、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朱子曰、位君之虛位、君雖不、在、過之、必敬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朱子曰、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出降一等、還顏色、怡々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蹞蹞如也、朱子曰、等階之級也、還、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々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蹞蹞、恭敬不寧之良復位、蹞蹞、敬之餘也、曲禮曰、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官朝廷也、外、其室及官府也、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致答拜、嫌與君、論語曰、君召使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摯者、色勃如也、變色、足躩如也、盤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揖、所摯者、趨進翼如也、疾趨、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也、朱子曰、紓、君敬也、也、禮、整貌、

修敬要錄 卷之九

五五五

玉藻曰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紳大帶也齊折則垂也願也垂拱視下而聽上視高則傲聽上聽尊者也視帶以

及裕交領也聽鄉任左臣以左耳近君故云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退謂旁側也就側席也不退無別席可退也去離君之親黨在君之親黨之下而坐也退則坐取履隱辟而後

士相見禮曰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君祭先飯食其祭食臣先飯示為君飲俟君之君祭先飯食其祭食臣先飯示為君若有將膳宰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膳宰嘗曲禮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

核御食於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溉謂陶梓之器也玉藻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以拜敬君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以左手

也致諸地致音於地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薦之祖考君賜生必畜之仁君之惠不致殺侍食於君君祭先飯不致當客位

左傳周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胾祭肉也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胾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

恭敬

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天監察不遠威嚴常在加勞賜一級等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天監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餘身也小恐隕越于下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以遺天子蓋不敢不下拜

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胾於堂上說苑晏子聘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今王無教臣不敢剖臣非不知

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急君君言至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敬君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士相見禮曰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刺除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而居宅也宅者致仕曲禮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高於心也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委也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

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尊左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行絕地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朱子曰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下以褻服見君也吉月必朝服而朝朱子曰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曲禮曰國君死社稷死其所受也大夫死衆士死制死其所受於君衆謂君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公羊傳宋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大夫稱家父者字也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上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晉懷公命無從亡人也重耳期々而不至無救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名書於所乃辟也臣之策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出左楚子圍宋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々々子厚賂之使反之其言反言晉不許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車上望櫓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上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奔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實賂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

舍之以歸出左氏傳

通鑑樂毅破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齊崔杼弑其君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臣無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君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也、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暱、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興三踊而出、出左氏襄周禮調人、君之讎、師長之讎、兄弟、主友之讎、從父兄弟、

史記韓·魏·趙氏殺智伯、分其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狹其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笑而應之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且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吾弗為之矣、凡吾所以為此者、所以下明君臣之義、雖難不避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讓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王孫賈事齊閔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莫出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

忠 佞

孔子曰、主忠信、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朱子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

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朱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又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又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

又曰、忠即是實理、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而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

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朱子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又曰、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更穩當、



馬融忠經、天地神明章曰、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天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忠也者、其心之謂矣、爲國之本何莫由忠、人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身一則百祿至、家一則六親和、國一則萬人理、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冢臣章曰、爲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後化成、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臣、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狗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沉謀潛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聲作焉、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辨忠章曰、大哉忠之爲用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故明主爲國必先辨忠、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辭、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

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慝、其謂是乎、

盡忠章曰、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々臣盡忠則君德廣矣、政教以之而美、禮樂以之而興、刑罰以之而清、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嘉祥既成、告于上下、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佞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朱子曰佞口才也、佞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

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深曉之、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朱子曰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又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朱子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朱子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

仁矣朱子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待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說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待養發禁躁妄動必温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又曰小人評以為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問修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偽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飾人脅肩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也曰有所為之說甚善

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々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免官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後因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緝之以旌直臣

宋世祖紀魏帝謂羣臣曰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之忠乎

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上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左傳昭公十四年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形不隱於親

前漢汲黯傳黯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也

隋書劉行本為左庶子太子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者欲令輔導非為作弄臣也唐李德裕傳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又曰上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依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巳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范華陽曰大禹曰何畏手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夫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于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而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將以處君父子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袁了凡曰太宗知士及之佞矣而旋意解於佞口之前佞人之果難遠如此後朱全忠嘗與僚佐坐柳樹下全忠曰好大柳樹有數客避席對曰好大柳樹全忠又曰此樹宜為車轂人皆曰宜為車轂全忠厲聲曰書生好順口玩人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捧下樸殺之樸殺則猛矣然竊快全忠之壯決也

言行錄真宗問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無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察啓人臣有密啓非讒則佞臣常惡之

諫諍

忠經曰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也諫於已彰者也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左傳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殺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一人其弟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注聞既書矣乃退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我即呼女汝應曰諾有頃臨楹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無沾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而又欲漆其城旃曰佳哉漆城蕩々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願難為陰室二世笑而止

前漢汲黯數諫武帝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也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嘗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

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廩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不能利百姓位素尊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可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不復仕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西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遂為止舊注云以刀斷馬鞅云云

唐楊城字元城元宗初隱中條山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初城未起緒紳想其風采既興士以為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々帝厭苦而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諫居位七年人不能窺

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城時守延英門上疏極論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危懼城愈勵然帝意不己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

白麻翰  
林之印  
哭於庭不

修教要錄卷之九

五六七

相延齡一城之力也

鄭朗字有容爲起居郎文帝謂宰臣曰云云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郎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爲史故事不可敢觀帝曰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一切以爲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朗方進之

職林王珪爲諫議大夫嘗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聽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之一帝可

職官分紀曰徐仁紀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云三諫不聽可去矣遂託病歸鄉里言行錄劉元城安世字器之遍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々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拆迂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退則咨嗟歎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

同范忠文公鎮字景仁々宗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凡章十九上鬢髮爲白

同范忠宣公純仁爲諫官前後屢上言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其餘君子小人之際尤反復激切無所諱避

同陳忠肅公權字營中公在言路知無不言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

東都事畧田錫字表聖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事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悉取焚之

言行錄富公弼知諫院康定元年正旦日蝕公請罷宴執政不可後使虜還者云虜子罷宴仁宗深悔之

東都事畧范鎮知諫院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

蔡君謨喜歐陽修三人除諫官詩云御筆親除三諫官誼然朝野盡相觀昔時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賢得路難好竭謀猷居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得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除爲諫官

宋田錫天資骨鯁宗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三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恭嚴常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

言行錄孔道輔字原魯爲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等與范冲淹帥諸臺詣閤門請對閤門不

爲奏道輔等欲下自宜佑門入上監宮宦者門扉拒之孔手拊銅門鑿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與我曹入諫

同蕭正肅公燧字照鄰遷右諫議入謝孝宗曰卿論議愷切不求名譽糾正姦邪不恤讐怨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

同江公望字民表公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爲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

同韓魏國忠獻王琦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陳忠肅公瓊爲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於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攻其惡京聞因所親以自解瓊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己也遂攻之愈力

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爲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自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

韓忠獻爲右司諫朝廷欲下以知制誥寵其書言上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

東都事畧任伯雨傳伯雨字德翁性剛鯁持論勁正爲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憲章

言行錄韓獻肅公鋒除右正言時大臣佐祐時政務循故事公一日奏言政事宜出聖斷上曰屢有人言朕少斷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

同余襄公靖字安道慶曆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公姓名除右正言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避

言行錄王巖叟字彥霖元祐中爲起居舍人入侍邇英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爲更有德公退而上書曰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臣備職史官敬已書之于冊以示萬世

東都事畧梁周翰傳太宗召兼史館修撰尋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因言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修爲時政記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

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

五代唐莊宗好田獵々々中牟踐民田中牟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

供賦稅何不下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驅上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令得免去

晉懷帝時漢太保劉殷不為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

唐憲宗朝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疆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

宋英宗朝韓魏公居相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韓魏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保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耶人臣嘗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下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宋寧宗朝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熹時家居草封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買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者龜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遜翁

惠盎見宋康王々々踈足警效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致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

邪宋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王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容之以說服寡人也

韓非子說難篇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又非吾敢盡失而能盡之之難也

難在下知所說之心可以以吾說當之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奔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為己志節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無相時之心遠事情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奔其身矣

高一彼雖三陽收二其身一內實疏遠ニ若察ニ知其內一說ニ此不可レ不レ察也夫事以ニ密成一語以ニ泄敗一未ニ必其身泄一之也

而以ニ厚利一私用ニ其言一外明ニ其身一以飾ニ其名一高一也ニ而語及ニ所レ匿之事一如此者身危

他故一說者不ニ徒知レ所レ出而已矣又知ニ其所一以為レ如此者身危

情露ニ必有一周澤未レ渥君之恩也而語ニ極知一而以ニ語之一說行レ而有レ功則德忘レ說レ不行而有レ敗則見

疑如レ此者身危貴人有ニ過端一而說者明言ニ禮義一以桃ニ其惡一如此身危云云大意無レ所ニ拂忤一辭言無

以ニ于一其上一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ニ無レ役身一以進ニ加一如此其汚也今以ニ吾言一為ニ宰虜一而

可ニ以聽用而振レ世此非ニ能仕之所一耻也夫曠レ日離レ久離猶經也云云而周澤未レ渥深計而不レ疑引爭而不レ罪

則明割ニ利害一以致ニ其功一直指ニ是非一以飾ニ其身一以レ寵光相レ以レ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レ伐

胡故先以ニ其女一妻ニ胡君一以娛ニ其意一因問ニ於羣臣一吾欲レ用レ兵誰可レ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レ伐武

公怒而戮レ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レ伐レ之何也胡君聞レ之以レ鄉為レ親レ已遂不レ備レ鄭レ人襲レ胡取レ之宋

有ニ富人一天雨レ牆壞其子曰不レ築必將レ有レ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ニ其財一其家甚智ニ其子一

而疑ニ鄰人之父一此二人說者皆當レ矣厚者為レ戮薄者見レ疑戮所厚者欲則非ニ知之難一也處レ知則難レ也

但處ニ用其知一也故繞朝之言當レ矣其為レ聖人於晉一而為レ戮於秦一也此不可レ不レ察晉人講取士會於秦

適不用其言非レ不當也晉人雖ニ以為一聖人朝贈之以レ策曰吾謀

後秦竟以レ言戮レ之是亦處レ知失レ宜也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ニ君車一者罪別彌子瑕母病

人間ヒツカニ往夜告ニ彌子一々々矯駕ニ君車一以出君聞而賢レ之曰孝哉為レ母之故忘ニ其別罪一異日與レ君遊ニ

於果園ニ食レ桃而甘レ不レ盡ニ以一其半一啗レ君ニ曰愛レ我哉忘ニ其口味一以啗ニ寡人一及ニ彌子色衰愛弛一得ニ罪一

於君ニ々々曰是固嘗矯駕ニ吾事一又嘗啗レ我以ニ餘桃一故彌子之行未レ變ニ於初一也以ニ前之所一以見レ賢レ而後

獲レ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レ愛ニ於主一則智當レ而加レ親有レ憎ニ於主一則智不レ當見レ罪而加レ疏故諫說談論

之士不可レ不レ察レ愛憎之主一而後說レ焉夫龍之為レ虫也柔ニ可レ狎而騎一也然其喉下有ニ逆鱗一徑尺レ若

人有レ嬰レ之則必殺レ人々主亦有ニ逆鱗一說者能無レ嬰ニ人主之逆鱗一則幾矣

胡致堂曰唐陽城賢ナリ矣惜カ未レ盡レ善也城登ニ諫司一至レ此七年豈皆無ニ大事一可言乎開ニ悟一人君ニ必有ニ

其漸ニ防一遏邪佞ニ必一以ニ其微一陸相見レ疏延齡被レ眷夫豈一日之積ニ毫釐一不レ伐至レ用ニ斧柯一則其用力

多ニ而見レ功寡矣故君子以為城未レ知ニ陰陽消長一之義一者也絲論之言非ニ可レ壞之物一天子之廷非ニ慟哭一之

地ニ城所一為山人處士踈野之態爾雖レ然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ニ果一相ニ共有レ功一於唐ニ其大則城亦

未可嘗

丁南湖曰諫臣之引帝裾者從古有二焉辛毗引之而魏文容之是以爲篡僭之英雄陳禾引之而宋徽宗譎之是以爲敗亡之閹弱

羅豫章曰古之善諫者優游不迫因其所明而道之則其聽之也易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

唐荆川曰人臣於君之好有以易之則能奪其所嗜而忘其初無庸區々頰舌間也趙烈侯好音欲與侍石以田番吾君教公仲連進士公連進牛畜荀欣徐越畜侍以仁義烈侯適然明日欣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是易以仁義易以舉賢使能易以節財儉用君乃悅謂仲連曰歌者之田且止噫三子且然況賢有下大於三子者乎

元城劉子曰嘗讀國語以爲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矣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諫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爲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効也後世之士

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爲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驅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感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誘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

程伊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惡檻間淵源錄折柳事程伊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惡檻朱子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東萊呂氏曰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驟曰遠則勢不接驟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矣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設王以微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々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

袁了凡曰宋傅堯俞除御史中丞上言使下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請極其力若下窺人之私



摘中其細故上非臣之志也、范鎮知諫院曰、伺其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己直實不能也、  
 溫公曰、此不惟景仁耻之、光亦耻之、不願景仁爲也、程顥召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  
 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下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爲得體、陳瓘爲左司諫、  
 嘗曰、言者不當以淺近見聞惑中王聰明、況以訐爲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廖剛拜  
 御史、曰、臣職在搏擊奸邪、當思大體、若收拾細故非臣之本心、此六公之言、識體要  
 矣、當下拈出之以備中風憲忠告、

今案、臣必可諫諍乎、時有勢、我有其職、各有淺深、有遠疎近親、聖門猶存不可則止  
 數斯疏之戒、且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後漢桓帝時、李雲奉諫被誅、韓非有說難篇、  
 凡人臣諫諍之道甚大哉、昔漢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  
 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問陳平、周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  
 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平、勃云、始與高帝唾血盟、諸君不在耶、今諸君縱欲阿意、  
 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不如  
 臣矣、夫周平者、勇能當敵計能出奇、然諫諍不如王陵、人臣皆以殉死、平生不能諫諍、  
 是說難之事也、諫議亦有道也、有法言、有異語、有細碎、有大要、因主之行、事而以死有

諫諍、優游不迫有因事進規、或優旃之蔭室之論、惠盎之服宋王、以辨論諫焉也、或引裾  
 折檻犯顏忤旨者、以直指也、皆推臣之誠心、令感其實、是君子之所貴也、故曰、擊跪曲拳  
 奔走從順之敬者、敬君以形、世俗之所知也、陳善閉邪致君於堯舜之敬者、敬君以心、聖賢之  
 所行也、若高己直而顯君之過者、不以爲優也、

賄賂  
清廉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第五姓倫名宅伯魚漢京兆人、為司空、以公正稱、

唐崔玄暉名暉博陵人、仕而官到宰相、母盧氏嘗誡玄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亥馭曰、  
姨兄、姨之子、長於我者也、兒子從官

者有入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此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々々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

左傳曰宋人得玉獻于子罕々々弗受獻于玉者曰以示玉人々々以寶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後漢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以下皆有差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

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穎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涿郡人有重名於北州因傳母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如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人謂當為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後拜大尉董卓既誅拜城門校尉

晉惠帝為人懸駭也愚痴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貨賂公行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素貧自立褒傷時貪鄙乃隱姓名作錢神論以刺之其畧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先少者居後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高克之於贏一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綉相如棄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而可使賤生可使殺是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令聞非錢不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疾時者傳其文

袁了凡曰晉世賄賂滋章致感魯褒錢神之嘆余觀山濤為吏部尚書兩令袁毅尤為貪濁賂遺濤以系百斤也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以筒中細布五十端然已為司隸所糾今滕此二賂走權門之奴隸其不抵而笑乎又曰朱子云財猶賦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耻言之然余以為晉

王戎鑽李核而敗檢石崇蠟代薪而滅宗崔洪手不持珠玉而迄全スル雅操桓玄手不離珠玉而大著兇節豈非近之為汚耶然王行之口不言錢王敦之口不言色卒無改コト為王衍王敦而酌貪泉者亦何害為吳隱之是亦存乎人焉耳

宋寧宗朝趙師霽諂韓佐胃トイフコト無不トイフコト至佐胃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闕犬吠雞鳴俄聞犬吠視之乃師霽也佐胃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後漢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為南陽太守百姓歎服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之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為大尉時拜三公者輪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於單席舉緇袍示之曰臣所資唯斯而已以此故不登公位

後漢楊震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

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凡非理所得財賄皆曰贓亦作賊千金伏法以資物入大司農詔賜群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出說苑又尸子此賊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嘆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履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々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約不夜吠民不見更年老遭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之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遁去

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郡陽人初爲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蒼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令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魏略時苗字德胃鉅鹿人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爲壽春令行風靡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時人皆以爲激然由是名聞天下

六帖韋誥休日登樓見下人於圃有所瘞瘞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誥問狀答曰寬義不以直直汚家適有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誥嗟異乃引爲判官

朱敬則爲廬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耳

晉書鄧攸爲吳郡太守載米入郡不受俸唯飲吳水耳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入朝父老送者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錢

李恂後徵拜謁者使持節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

宛馬金銀香麝之屬一無所受

孔奮守姑臧長被召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何如今去不共報德遂相逐斂牛馬器物追送奮一無所受

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船歲至纔四五幾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居

官人未嘗收飾器用中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

通鑑唐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贖之暹爲受紙百番

王僧孺傳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並無所取曰昔人爲蜀長刺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越裝

筆談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恨此君殊清節可爲世戒

閩賈郁遷僊遊縣有邑客遺果辭曰某家新果人衆未得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仲三人豚犬數輩

郁曰古人畏四知君今兄弟知子携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大慙而退

宋慶曆中杜衍相苞苴貨賂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

湘山野錄寇萊公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宅園邸魏野獻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言行錄王待制質公在相門而不驕不華以貧爲寶祖父爲舍人時嘗貸金以贍昆弟輟所乘馬以

償之閱家藏書而得其券曰此前人清風當奉而不墜又得顏魯公乞米帖刻石以模之遺親

修教要錄 卷之九